

流浪人的筆迹

盧



念良

流浪人的筆迹

錢君匋裝幀



廣州文學會叢書


流浪人的筆迹

羅西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

1—2000册

本書實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1. 流浪人的筆迹..... 1-36
2. 孤注..... 37-94
3. 辭職..... 95-104
4. 迷惘..... 105-116
5. 給廣州一個朋友..... 117-143
6. 最可憐的女人..... 147-158
7. 兩個沒有靈魂的人..... 159-176

流浪人的筆迹

及其他

流浪人的筆迹

流浪的不幸者，誰個對於狂風暴雨的異鄉的寂寞之夜的燈前，會不萌悽惶的異樣之感？何況北邊的人，竟會以英壯之年，飄流到南方的廣州——一匪萬惡的淵藪！我時時這樣詛咒牠的——來享受這淅淅瀝瀝的暗泣之誘惑的春雨之夜的悽惶！綠燈慘慘的幽光，像四圍都踞滿着恐怖野鬼，在

嘲笑我！在譏諷我！在蹂躪我那破裂而沁着血絲的驚魂！唉！錯了，錯了！我早知道思鄉之淚是這樣難忍，我早知道陌生的周圍是這樣荒涼和冷寂。我早知道小屋中的夜雨孤燈是這樣的可怕，便叫我忍受再沒有慘，再沒有痛苦的酷刑，我也不願爲這兩碗死飯而來到這個地方了！然而，我在生命的荆棘之途已走了三分之一的時候，爲着要嘗試，爲着要率性，爲着要造成我的生命有更偉大的別緻的不可磨滅的深痕，雖然是受着一時的衝動——是呀！我的生命之一剎那一剎那的過去，那一時不是受着一時的衝動的？——忽的跑離了甜蜜的熱愛的家鄉……是的，是的，都是我願的！不祇這樣，我更願將我的所有，都一齊犧牲了拿去做率性和任意的殉葬品！雖然有不少的芸芸衆愚在叻叻地品評我的行爲，雖然從他們的面色我可以瞧見而且體會得他們有些是憐惜和輕蔑！但是，不想理會他們，不敢理會他們；我更不屑理會他們！

“是的，先生，人總少不了有些缺點，要是你們以爲，要是你們歡喜，這就算是我一生中所有的缺憾吧！”答話離了我的嘴唇之後，我可以瞧到那些好心(?)的勸戒者的面上似乎表現着一種有年紀的人對於一個輕佻，浮夸，執拗，放恣的年輕人所表現的臉色和不安的態度！

誰個敢說，敢決定地說人們的希冀是會有滿足的止境的？新希冀代替了舊希冀，正如人身的細胞一樣，在新希冀裏開拓了無垠的境界，變換了無限心境，消費了無數熱狂，人正是追求於圓周的希望之圈道上的動物喲！

怒風呼號在半空，亂雨猛擊着屋背，而我還是愴然地頹坐於小屋中。眼淚儘着流，心旌儘着顫，這渺忽的空虛的充滿極不和諧的空氣的當兒，我禁不住我的心靈在浮煙般的往事裏尋求更縹緲的慰安和那失去了的靈魂之一片。

“是喲！誰個叫你跑開幾千里遠來找罪受？”有

時自己像解釋地怨懟着。“對的，找罪受！我爲的要任性，要放恣呀！我真誠地詛咒希望的一切，一切的希望！但我又禁不住熱烈地想在開得燦爛些的酣睡的甜夢裏的希望之花上——一朵微笑的希望之花上，嗅取些軟溫的香氣；許是牠能在我那冷結了的心裏，另開展了一個醉人的春境？”我有時也自慰地重復地呢喃着。

然而，幻想終是夢境，希望也終是欺人的喲！——爲什麼人總要怕着希望？戀着希望？

懺悔——怕不該是一個任性和放恣的人說的罷？我——也曾經過黃花瘦了二十九度的不幸的飄泊者——真的說一句，想懺悔也怕悔不了許多！

是灰黃的殘月，橫臥在我僵臥着的船艙之窄牀上的枕邊的時候，一陣吃緊一陣的腥風鼓動着海波和我的心脈相搏擊，我也會探頭出洞圓的艙口，儘冷風揚着我的亂髮，儘冷淚向汪洋裏偷灑，向無限的海空哭訴着我曾打碎了我父母的希望；哭

訴着我曾滅絕了我親朋戚友的期待和祈求；哭訴着我曾毀棄了我幼稚的妹妹那‘哥哥，我要買一架三個輪子的腳踏車’的嬌憨的要索！唉！我還講什麼？我不能桎梏我的性靈喲！我不願那活潑潑的生命帶上重重的枷鎖喲！‘三五十塊錢一個月，人家放的屁也是香的！你叫我怎能幹得下去！你叫我怎能幹得下去！’是我答那些累絮的勸戒者的話。

我還依稀地記得清楚：

“那彷彿是我十七歲的一個早晨。

‘到陝西去是要坐騾轎去的，那天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媽媽從在半山開一個大洞，裏面安放着一盞沒光的菜油燈的旅店的土床上，把我從夢中喚醒說是要趕路。我一骨碌爬起身在暖水壺裏倒些熱水在手巾裏潤了潤眼睛之後，便立即跑出洞外。啊啊！這是多麼一幅美麗的晨景啊：靦黪的雲光，封了對山的上半截；惺忪的小騾，斜臥在山下，有意沒意地嚙着那含滿露珠兒的嫩草；淡黃色的宿

月，呆立在半空；太陽的暖光，似乎要從後山翻了過來。大家都在忙着上路，妹妹伸開兩手，要我抱着她上轎，她怕上驛轎時，轎子左右搖晃不定而掉了下來……

“.....”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十二年前的舊夢，到現在似乎更加分明，更加慘淡。妹妹已經是婦人了，爸媽也頹唐了許多，再不像去陝西時那麼精神奕奕，愛說愛笑了！不消說我更不像了：不到三十——是在英壯之年罷！——頭髮灰白了，兩眼朦朧了，額上的飄流和苦惱的傷痕，一道一道地加多而且加深了！啊啊！爲什麼我們不能永遠地佇立在青春的年少之境？爲什麼我們不能永遠陶醉在歡樂的年少之境？

.....

夜深了，雨後的滴瀝越顯得格外清靜，格外孤寂！春寒似乎陣陣逼得人比冬寒還厲害。模糊的淚

眼，怔忡的驚魂，又給一層不可名狀的空虛的恐怖襲擊得我淒涼欲絕！把酒消愁吧？然而醉後的難堪，酒醒夢回的滋味，卻又叫我不敢輕去嘗試！擁着薄被在床上顫抖着，儘顫抖着，又叫我怎能忍受呢？煩悶是人生的歡快的調和之享受吧！我任由……

突的從床上跳了起身，打開那舊皮箱，翻來翻去找到了一個小包，白色的洋紙包兒卻變了赭灰的枯葉一樣，皺破的包面上正寫着“愛之遺音”四個字。我似乎抓着一點什麼了，在這個空冷虛寂的異鄉裏。又像是得了一點慰藉和憑倚！和在茫茫大海裏沉了船時抓得了一個救生圈或一塊小木一樣！

卻原來是我的生命之傷痕喲！百無聊賴中，闕無人聲中，世界在沉沉睡去中，把我這戀愛的奔流的舊痕舊恨，背着人偷瞧，背着人悄悄地細細地從頭讀起！那是多麼一個神祕而不可思議的慰安喲！

那是多麼一個神祕而不可思議的慰安喲！

我這一堆愛之過去的遺存，卻是我和她未結婚前之事實的記載。

那天我屈了膝，狂熱地吻着她的手，戰顫地訴說着我是一百二十分，一百二十分愛她的時候，我勝利了！我完全勝利了！

“我真是一個壞人呀！爲甚麼逼着，用純潔的真誠逼着她不能不應允——許是十分願意(?)——我這自私自利自縱自恣的壞人的祈求？我愛她，我是沒有法子講說得出地愛她，然而我，我能使我的愛人，得到生活的恬適和安樂嗎？可能……？”結婚之後我時時想起。

這次的南行，許有一半是爲着想她的生活比較適意一點，我對她時時發出常人不能耐的惡毒的詬罵；我時時野蠻地扳起老子的發痛的面孔，無理地責罵和毒打她心愛的夏威夷嬌小的麗蓮！——這個名兒是那年六月，我和她生了威兒，抱了兩歲

的她在一個蓮塘之旁，她伸開兩手潔白而無私地要摘一朵半紅半白的小蓮花而起的。那時我自己想像着是多麼的美滿呀！——有一次，在我將近出門的一個深秋之深夜，她先睡了。我從女神的黑字行間抬起頭瞧見她謐靜而甜美的夢中，滿面浮着日裏疲乏，只這一息間得到安慰的憔悴的可憐和可愛；滿面浮着忍耐，忍耐我對於她和她所心愛者的無理和野蠻，忍耐日常家裏事務的麻繁和勞碌，忍耐那不幸的命運和不幸的一切；滿面浮現着苦味中的極其嫵媚的自然的微笑！我完全感動了，我完全被這美之自相——我這樣比擬着——征服了！我跪在床前低吻她的兩頰，那紅潤溫柔的兩頰，足足吻了一百幾十次。我終於流淚了，我終於流淚了！我堅決地堅決地向她的夢靈認錯：“我要出去了，一定要出去好歹找幾個錢回來給你，叫你得到——或許令你，不致再這樣地辛苦了！我的愛人，我的愛人啣！”

不久，我便跑到廣州了。

已成陳迹的往事，只好在睡夢中諦觀，只好在明月垂空的思鄉之夜去重重享受！爲何在這個急雨斜風的空谷中的幽墓，衆鬼嗚咽的荒野之幽墳裏，偏生把九年前的往事，重新勾起？雖然這是愛之苞蕾，愛之狂迹，我的生命之源泉！我總禁不住從心裏發出的悽惶的抖顫！

* * * * *

且看我打開這些殘簡展露出這包含一半日記一半書信而沒有日子——這是我的癖好——的“愛之遺音”罷：

——今晚上烏雲暴怒地一把抱住了悄悄的不出聲的半規的上弦月在懷裏吻着死死不放手，我也感覺得四週的空氣似乎比今天下午還要緊張，還要蒸熱，還要不適用於我！而且天井的蚊蚋，不是一把爛葵扇可以趕得開的，我便懶洋洋地回到我的屋裏，東一本西一本的狼藉的書放在一張小小

的棹上，活像一間舊書店；在昏暈的小燈的光圈裏望過去，又叫我想起去年在東郊外看見的割後的秋田。

——一種不可預料的思想突然支配住了我，我便從棹上的書匣裏和我那五個大書箱子裏似乎很急急地找尋一件東西。“吓吓！去年那本紅皮的日記冊子在那裏？”我發惱地出了一身汗，然而我卻依然沒有達到我最初的志願！只頹然地坐下手不稍停地揮扇，也不再找了。

——誠然的，我認識她差不多十個月了。在以前的十個心識的月份裏；我只認定了坐位表裏對準了她的坐位的號數而知到了她的名字叫做G，那凌亂而不整理的微帶黃色的柔媚的頭髮，那一對微深而蒙着似乎有兩層的眼皮兒的微帶黃色的眸子，那一個不高不矮端端正正的鼻子，那兩塊作尖水波紋的弧度的雁來紅的葉兒般的纖纖的處女的紅唇，卻都深深地，深深地一縷一縷地鑄刻上我的

紅心的照片，一個永不磨滅的紅心的照片裏了！尤其令我深印不忘的是：她的兩頰上那個平時裸露的笑渦兒和另一個笑時才顯露的笑渦兒，一左一右，一深一淺的那雙可愛的笑渦兒，可愛的笑渦兒，可愛的笑渦兒，可愛的笑渦兒！

——在我這新的日記册子的半中腰上，我許久沒有蹂躪的日記册子的半中腰上，我平空寫下了這些發狂的東西，我原是紀念那天我和她初次接談的。我和G從心識進到了臉識和口識，雖然心識比其他任何一種相識的方式都要高尚而純潔，但我仍然歡喜臉識和口識！歡喜更着迹更實際的比心識不要高尚和純潔的相識的方式！“那天我完全捉住G的小靈魂了！”我會過G後偷偷地背着人自負地高唱我那情狂的凱歌！但——真的，我的靈魂也給G那幾聲每分鐘，說得太過一點，每分鐘只振盪十來次的音波作低低的嬌羞的答語牽去了！我的靈魂也給G那叫人魂迷的可愛的兩個笑渦

兒，可愛的兩個笑渦兒裏吸去了，深深的吸進去了！那時，我真敢的，要是沒有旁的同學穿梭般來往着，我早摟着她，緊緊地摟着她無言地吻她百打百個！千打千個！

——從G那塊緋紅的光滑的嫩臉和眉梢上傳出來的初接男性的怕臊的忸怩，從G一會兒低頭一會兒側頭望左望右的神態，從G那不住的玩弄着衣角和袖沿的精神不屬的羞澀的不安，我已經知道她十分難過，神經過敏的我幾乎聽到她的小小的紅紅的心兒搏擊得很厲害！

——我當作非常的藝術來把她欣賞的時候，我當作愛神來把她崇拜的時候，同時我一方面是懸想着，“是她爲着和我接談，初次和男性接談而這般羞澀的呢？還是爲着怕給同學看見她而這般羞澀的呢？”一方面我正耽看着這種少見的不能久見的處女的惟一的表情！我正耽看着她的可愛的臉形的種種嬌色和轉側時種種豐滿而具有很誘

惑力的曲線！哦哦！紅的誘惑的曲線！紅的誘惑的曲線喲！

——我竟欣賞着她的忸怩和不安的，像忙急而被縛時的窘態！哦哦，哦哦！我太殘忍了喲！我太自私了喲！

——用了我的忙急的舉動，在袴袋裏掏出一條白手巾來，那時我看她的額上有幾點水晶珠兒了！‘這是不能夠的！’似乎有人在啟示着我，我忙忙把想去替她抹汗的左手的姿勢縮回了！

——她用懇求的冀望的幽沉的眼光射上了我的面孔，卻不料正和我的注視之焦點碰上了，她便把頭低頭差不多胸部的地位，似乎想吮自己的乳頭。她比方才更不安了！她那像待死之囚的默視，她那像稚羊見拿尖刀的兇漢來時的無言的哀望，掀起我那已經蓋覆着的良心！——許是說已經滿足了我的一部分的欣賞慾會妥當些罷！——我無奈只好說，“我們另外去找一個靜點兒的地方談談

罷，G！”

——哦哦！G 喲！你可說不諒解我的心，你真的不諒解我的心嗎？你真的完全不諒解我的心嗎，昨天晚上，滂沱大雨的昨天晚上，我和她靜靜地在低暗得像一把小毛帚般的洋油燈下，她明明白白地應允她今晚是一定會來找了我一同去C會去看戲的，但在今晚所接到的一封短簡，就帶來了她失約的消息！說是她不諒解我心裏的蘊藏，她爲什麼在別一封信又說接受着我對她的真誠！而且時時都表現着似乎特別和我要好？——我再不能承認這又是曲解了！——說她是諒解我心裏的情愫，她爲什麼累得我滿頭臭汗地趕回來卻祇得了這聊聊幾字的短簡的酬報！哦哦！哦哦！我要不是想和你多談幾句話，想和你多親近一些，想多嗅些你那不時擴散的處女的香味，想你那兩個笑渦兒多呈現一些妙態而深印在我的眸子裏，哼！哼！老實說一句，誰

高興去赴那什麼撈什子的 C 會！誰高興去看那我平素最討厭的胡鬧白話劇！更退一步，要不是我恐怕你一個人走回家的時候太夜深而孤寂了，誰個願看那幾個孩子混跳混鬧直到終場！唉唉，你是知道我的心意呀，怎麼卻連這一些些都體會不出來？怎麼卻連這一些些都體會不出來！

——今天無意中在書堆裏找到去年那本紅皮的日記，無端又翻起那未轉學到 C 校以前，我單方面對於 C 姑娘和 S 姑娘的狂浪的舊迹！現在她們都各有各的戀人了。“現在她們都各有各的戀人了！”我輕輕地重復一句。心中似乎有許多，許多輕輕的淡淡的柔綠而飄忽的悲哀在掩襲着，止不住要令我掉淚！

——回味以前的，以前的戀愛的滋味；想到那得意的，最得意的地方，很感到 C 和 S 她們起初對我的柔情和熱量；很感到她們兩個都有十分滑膩

的，令人不能捨卻的處女的肉香；很感到她們兩個，一前一後的她們兩個的輕盈的體態和綽約的風格，驕傲而清嫩的聲韻；在當時原是一時無兩，真的，一時無兩地在我的神魂裏佔有絕大的中樞的位置！

——由中樞的位置的權威，令我流了許多珍貴的熱淚，令我替她們費了許多時間和腦力去幫助她們，令我乍驚乍喜，忽憤忽疑，半哭半笑地度過了我早年的青春！度過了我的全生命之一小部分！“現在她們都各有各的戀人了，”我再重溫這句含了許多的悲哀和傷感的短歌時……唉唉！……

——C是在校園的玫瑰叢中和我初會的，S是音樂室的五組風琴邊和我相識的；一個是同班而一個卻是不同班的同級。當時我是怎樣地癡狂地獻愛於她們的面前！當時我是怎樣地對於她們的款待我，抱着過分的親切的誤會和曲解！我當時是怎樣的幻夢着和她們任何一個締婚時那種濃熱的

幸福喲！然而，不幸的，不幸的我卻真的是曲解了一切！曲解了一切時，使我覺得她們對我的智識上的幫助的利用和要求，是一種女性對於我的無限的羞祕的深意！我那時的靈魂是帶了嵌鑲明珠的金的王冠，四週圍着我的是欣悅的虛榮和得意的自誇！不久這種誤會和曲解的快慰之屏障撕破了，露出她們的醜惡與骯髒的卑愚與本態。S在我表示了我的蒙昧的意思時走了，C 在我還未表示意思時便淡然地避了；真的當時這個單戀的我，卻感覺不到什麼大不了的悲哀和苦悶，像普通所謂失戀的描摹一般。只微微地心裏有些震顫，不適，和有點子像袋裏的一張五元紙幣在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一樣的“值不得”或“倒霉！”

——值不得和倒霉充盈了我那失戀的心中，我不能讓牠們佔據太久，過不了幾許時光我也就淡然忽然置之了。

——我不是淡於愛情而是胸裏滿燃燒着愛之

烈火的，我不是常能矯情而是時時任真情坦白地真摯地流露的，那我只覺得失戀的悲哀是一種‘掃興’又是什麼原故呢？這不得不歸功於我的先知與預感！——是一個不幸的多疑的古怪的念頭！

——誠然的，我是一個自恣而且自私的人，我有頂多疑而怪傲的脾氣！我也知道我這樣的晦暗而醜陋的面貌，和我的黃舊差不多黑了的白布衣裳，是不會得到如花的美貌為青春的姑娘的同情和愛悅的！我的 Wooing 和 Courting 都不過是一個冒險的嘗試，失敗是我所不希罕而且預期的喲！然而我未始不整天騙別人騙自己地說我終於會有一天找到一個同情的超庸的異性的對手！哦哦！……我寫到這裏禁不住拿我現在熱愛着的G 比到 C 和S的身上去，G 怕不會像……說不定……不，不不……哦哦！G 喲……！可愛的G 姑娘喲！

* * * * *

淅淅瀝瀝的春之夜雨還是淅淅瀝瀝地沒有停

止牠們的工作，還沒有停止牠們的音樂。這樣的九年的狂迹的記載，有甚麼重看的必要和勇氣！這樣無謂的瘡疤！這樣不管一切的幼稚的心靈！

我當時是何等的無憂無慮呀！對的，我當時只是儘量地甚而溢量地狂舉着歡愛之酗醒的杯子傾飲！只陶醉於一切皆春的別個的愛之世界！雖然從我的偏傾的怪傲的自恣的天性裏總禁不住有時會懷疑所有的人類和蒼涼的世界，卻滿不像現在的鄙棄人類和鄙棄世界！

* * * * *

從我的兩手撫按着在心頭的日記冊子裏掉下兩個複寫紙印下的信件的底稿。厚厚的厚厚的兩份變了黃褐色的信稿，又令我興奮起來！想和這兩封信稿照對着看，我終於找到了先前夾着信稿的那面日記。

—— G來信說她的祖母，母親和父親都不大喜歡我每星期兩晚去她家裏教她的英文。

——是的，他們的中國禮教的遺傳的頭腦，自然不會歡喜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的男性，每星期兩個晚上和他們的十六歲的女孩在一塊兒讀英文。——雖然他們說不出禁止的理由，但他們總覺得這樣是不大對的。

——G 的來信寫得很激烈，令我又陪她流了許多淚；然而一個十六歲的姑娘，有多大能力呢？怎樣能夠對於自己還要倚賴，一切都要倚賴着的家庭提出嚴重的抗議呢？我當下便急急地回了 G 一封長信：

——愛：唉唉！唉唉！我料不到，我真的料不到，我們這種正大的光明的研究學問的結果，會引起這樣的不良的反響！

——唉唉！唉唉！有甚麼可說？還有甚麼可說？

——今晚由 P.T. 趕回來，本來想立即去你那里的，但因時候太早 便在家讀了幾頁書。而那不懂事的郵差，却不先不後地在我出門口的時候，送

到你的信兒，我接到一看，只略略把信皮一摸，看是這樣厚的一封信，我心裏兀自十分歡喜……

——哦哦 哦哦！你的信我細細地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哦哦！我終於下淚了；我終於忍不住我的一百九十分的同情的傷感而涔涔地潛潛地下淚了！

——四圍的天地都在旋轉，四圍的空氣都十分慘哀地緊張着，四圍的雜調的極不和諧的聲響，都一齊壓逼得我十分難受，十分創痛！我到底坐不住而倒臥了，流着淚地倒臥了！唉！唉唉！

——哎喲！愛姊喲！你的性格是多麼活潑而純潔，你的腦中是堆滿着多麼雪白的青春的可愛與歡娛，你的臉上是滿開着多麼天真而無邪的笑靨之花！而且——你平時的書信是怎樣的單簡清暢而無凝滯的喲！但是呀！這封信便不同了！

——唉唉……唉唉……

——你這封信充滿着不幸的字眼，充滿着苦悶的哭聲；在我的和你一樣悲痛的心目中看起來想起來，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 Innocent 的處女，受了委屈的悲傷憂沮的極其不安的狀態！

——唉喲！這是多麼慘痛的信裏所說的話呀！

……我現在入了一個苦悶的境地……我覺得這樣的生命苟存，毫無一些的趣味！我真是不幸到極點了！一些兒的幸福，再也不能享受了！而且——很對你不住……我的全身都充滿了苦哀，真是無人可告訴了！只是忍受這些痛苦，來過去無趣味的現在；真是欲哭無淚！這個不良好的家庭，怎樣才能離開牠呢？真是沒有辦法了！……請你原諒這個不幸的人罷！一萬個對不住！……不幸！不幸！！……”

——唉唉！手顫顫地，心跳跳地，淚眼惶惶地，我真個寫不下去了！只好把我已經決心戒除了的香烟來狂吸！滴瀝的更後的雨點，分明是打在屋

背，我真不能不擲筆撫枕而長嘆了！

——呵！在你以前的幾十封信裏，你那曾說過，‘我現在入了一個苦悶的境地喲’！

——哦！又那曾這樣無聊地，“我覺得這樣的生命苟存，毫無一些的趣味！我真不幸到極點了！”

——哦！哦哦！更那曾恁般悲傷地，沉痛地，淒涼地，說着甚麼‘無人可告訴……欲哭無淚……離開……！’尤其令我受了很重的很大的刺激的是那一聲聲的無力的微弱的值得抱頭痛哭的“對你不住……原諒這個不幸的人罷！一萬個對不住！……不幸！不幸！！……”的呻吟喲！這其中每個字的每筆畫都挾，都帶着千打千萬打萬的尖鋒，把我的俗肉之心盤劃上了數不清的裂縫！

——倘若這個心盤的創亦是能夠深爆的呀，我沒虛偽地向萬能之上帝祈禱着，只願快些，快些把我的心搗碎了，把我的聰明帶了回去！

——愛姊喲！你的悲哀是我完全曉得的，不能

瞭解的你的另外的朋友你當然不想告訴他們；我的悲哀也只是你只有你能完全洞悉的，不能瞭解的我的另外的朋友我當然也不想告訴他們！

——寫到這裏已經是夜深的兩點三十分鐘了。我的神思更加混亂；鉛筆的稜狀的筆頭，也令我的食指隱隱作痛！讓我斜躺一下，閉着眸子深深地想想你方才信裏說的不願去，但恐怕給別人看出破綻，便勉強去看戲時你心裏的不安的狀態；和你今晚睡不着的淒惶的景況；讓我替你分受一些痛苦再寫罷！

.....

——本來我有些頭痛的，加上了今晚——不，晚上過了哩！——的疲乏與苦辛，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猛然一扎地驚醒，翻身坐了起來，哦哦，了不得！你的信和我的寫未完的信都平平地放在棹上。我很不放心地問媽媽，聲音是抖顫的，問媽媽今早有人來過找我沒有？媽媽的答話是反問着我昨晚

上爲什麼只不住在床上轉側和不時的發出怪難聽的令她毛骨悚然的嚶嚶的偷泣！哦哦，老年人那曉得青春的美酒是會變成一盞恁般的苦汁的喲！我無言地看了看時表，已在差二十分鐘便到正午的時候了！

——你的來信說你的事無人可告訴，而不幸的我卻蒙你告訴了一點點兒。哦哦！我很擔心，我想，我是比你現處的境地還悲傷着，還擔心着。你只是一個十六歲的青春的少女呀！在你那沒有充分的能力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來襲擊你的時候，我相信你只有飲泣和偷悲！

——然而，愛姊喲，飲泣和偷悲只是一時的情感的發洩，不是解決困難的辦法呀！而且我估量着，在你的信上的話兒看起來，估量着你也不想把這個家庭的問題，只一股攏總地拋下淚湖裏，而完全不想找一個適當的辦法。不過，似乎是你說的，你只是沒辦法罷了！

——我，一個十九歲的青年，自問對於世故已是經歷不少，對於種種棘手的困難問題，尤其是家庭的問題，曾下了相當的工夫和時間去研究。我又自忖倘若你的事情我是明白的呢，至少也與你有一點幫助，哦哦！又那止要幫助你呢？……

——一堆堆的火煙，在煮飯的柴爐裏發出來的火烟，直淹得我的眼兒不住地流淚！

——在我推想這件是怎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我知道而且決定，我深深地知道而且毫無疑義地決定，你家庭裏所以發生這件不幸的事情的原故，那我完全是一條導火線，是一個主因！

——雖然你只說了一句，“家庭中發生不良的分子，”我無從推得是怎樣的真情，由你這句十分含蓄的話兒。但我細想一想，沒了我決不會令你這樣憂傷的呀！

——哦哦！愛姊喲！你恕了我吧！

——哦哦！愛姊喲！你恕了我吧！

——我真想不到以我的真誠出發作幫助你的智識上的需要的計劃，而會失敗到這樣！更由此而引起別人的猜忌！更由此而撕破你的青春之歡欣的樂境！更由此而令你覺得生存是無趣的！更由此而令你想脫離那早年的美滿的幸福的家境！

——哦哦！愛姊喲，你那里應該說，“請你原諒這個不幸的人罷！一萬個對不住！……”

——哦哦！只有我，愛姊呀，只有我應該說，“請你原諒這個不幸的不幸的人罷！一萬個一萬個一萬個對不住！”

——媽媽叫我吃飯，其實誰高興吃飯，不過我恐怕慈愛的媽媽加重地擔心方才我說我有點頭痛的話，無奈只得草草地洗過了面，胡亂地進了半碗。飯中我勉強騰出笑臉問媽媽我有瘦削了一點沒有，她只微笑地把頭動了一動，一瞬間我心不在焉地實在沒有分辨得出她是肯定或是否定。飯後把鉛筆削好再寫的時候，已經又是差四十分便兩

點了！

——唉唉 愛姊呀，事實已是這樣了。後悔是沒中用的，是頂怯懦的卑下的呼聲！緊要的還是想個今後的解決的法子。我可以搬出我那個老調：‘人生，不管牠是虛無縹緲，或是有實現快樂的可能的，總不過是紅血和清淚，冤抑和勞苦，煩惱和悲哀，牠們交織而成的閃光的強淡有別的生命之連續的堆砌的成績罷了！’我們想遂了我們的無厭的希望，想抓拿那不可捉摸的快樂，作算你是人類之最幸運者，有時也免不了那一定的哀惱！哦哦！愛姊呀，我的話許是太抽象了你不易懂得，然而只要你細想一想，到你知道“快樂不過是一瞬間的皺波，哀惱不過是一息間的生命浪動”的時候，你也許會當你快樂的時間大哭着，也許會微笑着去啖你那哀惱之棗！哈哈！那時你定覺得人類是矛盾而可笑的低等的動物哩！——……

* * * * *

哦哦！不怪得那些矛盾而可笑的低等的動物把自私自恣和放奇怪誕等等在他們以為醜惡的名詞放在我的頭上了！呵，原來我在十九歲的時候，便也以此去勉勵自己的愛人！哦哦！我也曉得許多‘聰明的愚夫’是把我當作癡婦看待的喲！我的舉動，不像他們的中規中矩，就像她的自言自語自哭自笑！我的行爲，就像她在糞土堆裏不住地捨着瓦礫石塊！我的愛好，沒人陪的愛好，就像她向道旁拾取別人以為骯髒而捨棄的潰爛的橘子喲！

然而，她，癡婦她自己，努力在創造她的光明的世界，她努力在創造她的歡娛的美境；幸運的“聰明人”却沒有這個！

當時我，太沒有勇氣了。G那時祇是十六歲，她祇是純白的十六歲；在“紅血和清淚，冤抑和勞苦，煩惱和悲哀”組合而成的生命裏，真的，真的，一百二十八分真的只好在麻醉中創造自己的聰明和自己的世界喲！我當時太沒勇氣！我當時太沒勇

氣！哦哦！麻醉！麻醉！麻醉！麻醉呀！我真悔當時不和 G 在麻醉的世界中創造自己的聰明，尋求不可移易的自己的幸福喲！

幸虧的，她到底受了我的性格的影響，我們的愛之結晶品的小夏威也受了我的性格的更大的遺傳！我們的威兒，在他六歲那年的一個秋天絕早，我抱住麗蓮，她拖着他在後園裏散步，我們談着昨天下午我們在一座新坟上徘徊的事，我很羨慕地：

“G，昨天傍晚的新坟，令我想起來似乎……”

“你看！”

哦哦！威兒把自己的身軀用許多從秋神的口裏吐了出來的殘剩的枯葉覆蓋了他上半截的身子，一雙腳很自然地穿了小皮鞋平放在一堆疏草之內，他便閉着口合上眸子幽沉地在一株短矮的竹樹之下挺直地臥着。我特別把聲音低沉：

“G，他很不錯！本來……”

“唉——你想把他做一個你？”她紅了眼圈兒。

‘唉唉’是的呀！就是他像了我，那於他似乎並沒有怎樣的快樂福享；而且，恐怕他不曾是個……你看他這個樣子，怕是這個六歲的小靈魂，想跟着他爸爸的足迹在別一個世界，自己去創造的別一個世界去麻醉一下！”

她也別沒有話講，不過我們的可愛的威兒，過了一個星期便被他的媽媽送進一間管教很嚴的幼稚園去。

雨後的紫寒的月亮，把我帶回那個秋光明徹的晨天的寒霞所籠罩的那件往事去。我似乎感到薄薄的醉悅，抽了半枝香烟之後，繼續把那未完的信稿看下去。

* * * * *

——你現在的這個環境，固然不能說好，但只要能和我商量，慢慢想法子，你總可靜靜地度你的芳春！

——而且，你現在只是十六歲的年紀，非至於

萬不得已時——哦，我這句話恐怕又傷了你的心了——千祈不要喊脫離家庭的口號，雖然這樣做了是比較自由些，然而獨立地支持生活也正不是容易的事呢！你現在能力，恐怕還沒到這個地步。所以我鼓着一百九十分的真誠和勇氣告訴你，現在只好靜靜地，一切都要靜靜地，對於家庭要慢慢地開導和敷衍！對於學問還要努力地下死工夫去幹！有卓然獨立的意志，有卓然獨立的生活，才有自由的結果！愛姊喲！你千祈不要忘了我這愚誠的忠告呀！

——作算我現在不能直接寄信到你家裏，作算我現在再不能到你家裏去教你的英文和指導你于文學方面；然而機會是人能找得的，時世是英雄能造得出來的！只是你若能真誠地把一切畏羞和虛偽趕跑了，我們實是無時無地都可以研究的。不過，我敢大胆而且不自謙地對你說 你要信服我的聰明和才力，我們可以毫不客氣地商量和研究任

何一種學問和對付任何一種問題！

——紙已經寫了這許多，我還沒有說了一句到題的話，其實呢，甚麼是題目連我也不曉得呀！

——爲了想留一個底稿，所以我就用給筆，底下墊着一張覆寫紙來寫信給你，你不要說我無禮呀！

——手也痛了，眼也酸了，頭也重了，時候又是兩點後兩針成兩個直角了，話自然沒說完！我願你把這封信，這封長信多多地，多多地讀上幾遍，你一定發現前途有不少的光明存在！

——最後，有一個要求，一個緊要的要求，就是請你在星期三下午六時半以後到我的家裏，我們找一個適當的地方面談一下！星期三不行便請你定一個日子用信通知我，信最好叫于君帶回，時間仍然是最好午後六時半以後。

——請你千祈不要拒絕了我這個要求呀！

——請你千祈不要拒絕了我這個要求呀！

* * * * *

從白天也開着電燈的編輯室逃了出來，一陣海風清爽地送着我緩步向家裏去。腦裏兀自盤旋着，“第一版……第二……”茫然走到詩書街的南頭的一條小小的冷靜的馬路上，一陣朗聲的繼續的外國語，從一大圈的人堆裏直奔入我的耳鼓。

警士正拿着短棍把衆人揮散時，我恰巧給好奇心扯了過去。從剛如怒潮擁退的人堆的缺口望進去，我看見一個穿着白柳條土布的衣袴的，頭髮長得蓬勃的夏草般的，滿臉油膩的人——他們說他是癲狂的——正在混囔着不完全的英語間雜以一兩個 *Mademoiselle, Peignoir …… Jupe …… Cri …… Cri!*

在一間中等的食物店裏，我和這個怪客都有些醉意。我看他倒不是十分不近人情的癲狂！

“Monsieur J……”他似乎有許多話沒勇氣說出來。

“什麼？”我追問他那沒有說完的話。

那時我才知道他是外省人。始終他只叫了一聲，便又不說下去。似乎難以啟齒似的。我也似乎知到他的意思，在錢袋裏拿了兩張五塊錢的紙幣，放在他面前。

“你貴姓？住在那兒？”

“哦哦！這個！”他把紙幣恨恨地掃了下地。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你也不必問，報恩我是沒有的！”

他拋了一捲舊紙包牢的東西在我的面前，那東西醜陋得令人發慌！他一溜烟便跑了。我付了酒錢之後便彳亍彳亍地往家裏去，那時差不多晚上九鐘點了。在途中，我的惺忪的醉眼望到前面不到

五尺的光景似乎是他又踉蹌地給酒力壓得很疲憊地走過來，黑暗中看不清是不是也。

“我的名字叫做……”我能聽見的只是六個字。那影兒又在我朦朧的眼底消逝了！

那包東西便是上面的一堆東西，真的，可惜第二封信丟失了！我翻來翻去總找不到！

十五，六，二十一，上午五時半，於廣州文學會。

空白页

孤 注

—

夫文：

親愛的朋友！你遠在北京，而我却在這淡然無味的廣州，比起你來，真一萬個不及。然而，你整天——像你來信所說的——在嘗着那塵土飛揚的風味，也難怪你會想起故鄉；你整天在嘗着孤寂的苦

况，更難怪你會想起故鄉中還有個不長進的我！

我和你同去北京的時候，我們都是抱着一股熱勁的，一股懷孕着最大的希冀的熱勁的。

你沒有忘記了吧：船泊香港海面的那個黃昏，我和你並肩在船尾的艙面，臨着起一絲絲的顫戰的可憐的碧海，夏夜之晚風送過來一陣陣的煤臭，斜陽疲憊地供在海盤之上，像一個熟透的木瓜。海線上面凝着一片一片的紫紅的殘霞，茜紅的晚暉從霞翳之中透射出來，穿過不十分濃密的小船過後所遺散的青灰的煙絮，搖搖欲滅地輕輕地依在皺波之上，依在碧綠的盪着數不清的金鱗的皺波之上；凝霞和灰煙的夾層又不時會閃爍地呈現着海上的孤鳥的影子的輪廓……哦哦！那是多麼愉快喲！那是多麼飄爽喲！

海風從衣袂裏把日來的煩熱趕跑了，月也吐出她的芳華，朦暈地籠罩了你和我。我們都注目瞧着海沿上那些灰青斑駁的夜雲所幻成的奇字。

哦哦！夫文喲，那時我們是怎樣地熱戀着自然之風光！那時我們，——作算你也有份兒吧——我們是怎樣地熱戀希望着之夢影！……哦哦！那是多麼地愉快喲！那是多麼地爽飄喲！——夫文，我又向你重覆說了。而且，那又是兩個——作算你也有份兒吧——怎樣純白無知的孩子喲！

夫文呀，那時的我，確感到世界上一一切的美滿與歡娛！那時的我，確感到生命之醍醐的芳馨與甘冽！那時的我，確感到青春之嫩葩的妍麗與嬌柔，那時的我，已迷醉於美和愛揉合而成的細粉之中了！往昔一切哀惱飛去了，而我的心情早合上自然的溫軟之魂搗成一片，溶成一片！

“你看我們這次不會失望吧？”我說。

“這却說不一定，不過，我看總有點把握！”你安慰我似的答。

“哦哦……”

“夫文，你不信我的話嗎？你要瞧瞧他們有幾

個……”

“這也很難說！”

“你老是這個樣子，你老是不能自信！”你驕傲地說了。“自誇一點吧，有甚麼要緊呢！其實，像我們這樣地努力去幹，有多少是及得上的！”

哦哦，夫文呀，親愛的朋友！你的勇氣真使我佩服！你的驕誇是你的天才喲！我萬萬比不上，比不上。在中央公園話別時，到現在又是一年了！唉，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我想我老是越過越瞧出世界的醜惡，越過越看穿人生的卑鄙！要是有人在旁邊指點我呀，我想，至少你這個親愛的沒勇氣的自私的懦弱的朋友，不會墮落到像現在這個樣子！也許有人說，“世界與人生”是一位美麗的姑娘，但是，我的好友呵，你告訴我吧，為甚麼她只叫我看見她一個灰黑的背影喲！

夫文，親愛的，親愛的夫文！我雖是生在湖北，長在陝西；我到底是廣東人，我到底不能不依戀我

的故鄉，那怕牠是一個恐怖的地獄！記得和你一塊兒離開我們的故鄉的那一夜：到上海去的涼州號在午前一時啟碇，你很疲倦，先睡了；只賸我孤另另地獨個兒無力地凭倚着艙面的奇冷的鐵欄……一陣登登的汽機所發出的凝重的雜響，跟住便是船尾的浪花的咆哮……哦哦，船和碼頭告別了，船和白鵝潭告別了！……等到我們的船和碼頭的雪亮的燈兒也到了終須一別的時候，我被拋進一個無邊的黑沉的的幽潭之內！

“哦哦！哦哦！別了！”我的眼淚和黑空的毛雨混和着灑向海裏，我忍不住高聲狂哭！“告別啦，母親！可愛的母親！告別啦，故鄉，故鄉的一切！”

在上海共和旅館裏面，我睡在那間小房子的牀上，向天花板呆望時心中的欲絕的悽惶；我倆跳下了順天輪船，我坐在黃包車上向天津到北京的車站去時心中的哀厲的悵惘。——這一切，唉，這一切，都足以表現我的鄉思了。

呵，廣州，這時的廣州，在我心裏的位置搖動了。牠給我一個比地獄還可怕的印象！唉唉，夫文，我早知道，真的只要我早一點點知道我的可愛的故鄉是已經給野獸佔據了的時候呀，我寧願乾脆地死在北京！

夫文呀夫文！你也許會說我是太悲觀了，你也許會猜想我是放縱和狂浪；你要是這樣說或猜的時候，那你一點也沒有錯。

然而在消極和縱恣之中，我也有我自己的努力的。一切旁的都在譏笑我的不規律的一切，他們有善意的勸告，他們有冷臉的諷嘲；或者，在他們眼裏透出不屑的光芒，或者，從他們鼻裏發出鄙棄的嗤聲。

我不但不管別人的冷嘲熱罵，而且在我的心裏，他們都是些比低等動物更低的東西，比低等動物更低的東西！他們鄙夷我，我實在更鄙夷他們！他們，一些可憐的，懂得甚麼東西呢？自然，事實是

擺在他們前面，我到北京去了之後，他們也許並不希望我會變了一個學士，而只希望我晉成功一個部長，部員，或者一個縣知事。無疑的，我令他們失望了！夫文，就爲了黃木箱那一箱書，我也不知受了多少閒氣哩！

“呵，太文！”他們弄着鬼臉說；“我們真估不到你去北京一個月工夫，竟要帶許多書同去！”

“估不到麼？”我答；“對的，連我自己都估不到！”

其實他們的意思我完全曉得的，他們應該說：“你也太不自量了！你想去投考北大？虧你那麼好打算，連重笨的書籍都帶了去，像是預備在北京長住似的。”

夫文，我對我的最親愛的好友自誇一句吧：如果不是因省港罷工，在香港做工的我的父親不幸失了職業的原故，我何致這樣快便狠狠地跑回廣州？北大，是很難考取的吧？但我不相信我真會名

落孫山！但是，現在我還有甚麼話是說得響的呢？我無論用怎樣真誠的態度告訴他們我不會受過試驗，他們總是說我考不上。我決定不對他們再說甚麼了！我拿不出證據。

我覺得我和他們真的再不能同在一塊兒吸着空氣，他們存在的時候，我只好把我自己消滅！然而如果我自己要不降服於他們，我要維護我自己的生命，我更要維護自我的真魂；那麼，我想消滅一切，我想扭碎他們的齷齪的靈魂，或替他們再造一個！

但危機終於給“惰性”吞蝕了！

人，求其是一個人，夫文呀，你說，誰個不是混身披滿罪惡的，誰個的罪惡不是和年齡成正比例的！夫文喲，在我眼前一般中年人，他們的墮落，罪惡，偏私，殘忍，妬忌，狹鄙，自利，醜惡，是沒有人及得上的！自然，其中也有不少胆小的，忠誠而不敢則聲的懦漢！我自己呢，夫文呀，罪惡不是沒有！

不過，我的罪惡是他們見不到的喲！他們見到的是我的高潔，真情，摯誠的流露！然而從他們那灰黑的網膜透出來的眼光中顯來，却把紅色變了紫色！把人心看作豬肝去！於是他們開始詛咒了，於是他們開始殘酷暴厲的攻擊了。自然，親愛的夫文呀，是我打敗！

你看社會上都是拿大禮服蓋覆着瘡疤的。哈哈！哈哈！

夫文，你看你的好友多麼幸運，把許多東西都放在顯微鏡下看得清清楚楚的了。在我發現了許多東西的隱藏的罪惡的時候，覺得自己似乎比他們高一等，似乎他們的庸擾紛煩，都是在我腳底下的浮浪。

那是——一定的：他們在犯着罪惡！他們在掩着罪惡！他們在攻擊罪惡！

夫文喲，你想想看：大概乞丐很少犯強姦罪的吧？

哦哦，夫文喲！我的鄙棄，厭惡，悲觀，放縱；以及我的努力，你都曉得了吧！我，呵，我是一個率直的人呵！“我湖”之畔不是蜿蜒着那深紅而熱烈的溪流？

今天精神不大好，像是有點病。別的第二天再談。

太文。七月九日，於廣州。

二

夫文：

七月九日給你的信還在途中，不料你的信今天就來了。朋友，我應該怎樣感謝你，你在百忙中寫給我一封那麼長的信；並且還帶來了如許的激勵與慰藉！你總是那麼強硬的，像一塊百鍊成功的巨鋼！你永遠不會感到疲乏，永遠不會感到灰懶；並且最難得的呵，這樣青春的能夠不需要愛情！

——唉，這下賤的但專會迷人的東西。

夫文，我怎麼能夠呢？我軟得像一球棉花，我弱得像一匹初生的小兔。最壞的就是我關不住那幾乎要令我自焚的愛情！愛情，牠令我出的代價太大了！夫文，我願皈依了，我十分虔誠地願做你的信徒！我們把愛情賤視了吧！當牠做泥沙 當牠做柴灰，當牠做病菌！我們再不要接近牠，再不要接受牠的誘惑，再不要對牠發出我們那最尊貴的微笑！

唉，夫文，翻起往事來，我還是欺騙了你呢！這里，我沒有請恕的理由，不敢望你原宥我。

但是我有我的理由的！我以為，像這樣不重要的事體，沒有令你曉得的必要。如果竟因此而引起你的憤怒同不安，那才真是值不得，一千個值不得，一萬個值不得！哈哈！哈哈！我是一個傻子，我是舞台上專用來引人發笑的人！但是，現在舞台是散了，演員和觀眾都走了，我這個傻子在冷靜中自

己想一想，反而不由得好笑起來！這是殘酷的觀衆看不見的最自然的笑嚟！

老趙真多事，他竟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你！還連我在學校打教員的事情也洩漏了！這一切，我的可笑的舉動，我對你通通隱藏起來，像我對家庭隱瞞起來一樣，足足有半年了！唉，你想，一個好朋友決不該對他有甚麼欺瞞的，我這回可真對不住你了！呵，“我這回可真對不住你了”這句話我還是借用兆靈的呵！

兆靈是甚麼人，你現在一定認識了，不必我再來介紹了吧？

朋友，我們暫把這不重要的事情丟開，先告訴你我的生活情形吧！如果你真不怕麻煩，我可以一樣樣地慢慢告訴你。但是你看信看到這裏，如果你有事情要去做，甚至最不重要的事情，如像去找朋友閒談或者出外散步之類，我請你就馬上把這封信放下。因為在你的寶貴的時間上計算，這樣是

比較與你有益的！

在我不會告訴你之前，我還要多說幾句廢話：你的年紀，今年是二十四或者二十五了吧？但無論如何，總比你的十九歲的朋友大得多，大得多咧！在你的富有學力同經驗的眼睛看我這些幼稚的舉動，聽我這些瘋狂的話語，我不難揣測你簡直像一個年老的審判官在對着一個剛才開始夜生活的小竊賊，覺得太過幼稚，太過瘋狂了！我的審判官喲，我的可怕的嚴正肅直的好友喲，請你不要吝憐你的可貴的嚴厲的判詞吧！

* * * * *

雖然我明知會惹起你的不安，但我不能不告訴你一件痛苦的事！我的痛苦的事情太多了，我現在就告訴你第一件吧！

所謂痛苦的事情，如果是一次過的，不會發生第二次的，那完全不算得。前面我不是告訴過你麼？關於我被學校開除的事，我是不告訴家裏的！

朋友，唉，朋友，於是我就開始想法子每天應付媽媽的詰問了！媽媽，那身體衰弱的老婦人，她對我的希望是很簡單的。她沒有奢望，只望她的兒子在師範學校畢業，將來做一個小學校長。我從北京回來那時，她是多麼歡喜嚟！她獎勵我，稱讚我，說我是一個孝順的聰明的孩子。她累累地覆述她以前阻止我北行的話。自然，她的希望比我自己的希望還小，怎奈我竟連她這個小希望都破壞了呢？夫文，你看，我怎能用真話告訴她，說不定她會因此而瘋了的！唉，夫文，於是我欺騙了，我不能不說謊話了，對我那最親愛的媽媽！

最初，我每天早上就帶了一本我所最愛讀的小說，到中山公園去。一直讀到十一點半鐘，才回家吃午飯。吃了午飯以後便到T戲院，做我那每月二十塊錢的小編輯例有的瑣碎工作。——這是你已經曉得的，我為每月二十元整個下午工作到頭昏眼花，已經半年有多了。

“你兼了T戲院的編輯，學校不發生問題麼？”在香港失掉了職業，回到廣州在西關一間私立小學教國語，每月只得到二十五元的薪金的爸爸屢次這樣問我。

唉，我怎麼答呢？我能告訴他嗎？不，萬萬不能的！

爸爸在學校裏寄宿——自然是爲了學校供膳供宿，家裏可以省幾個錢的原故了——因此我每天早上只要欺騙媽媽一個人。

“學校怎麼那麼晚才上堂的呢？你天天九點鐘才起身。”媽有一次這樣問了。我當然又只得含糊過去。

但是近兩個月來，我的生活越變壞了！每天非兩三點鐘不能睡，早上非九點十點不能起身。而且，我對於中山公園漸漸討厭了！我憎惡那裏面的每一朵花，那無情的花；每一塊石頭，那無情的石頭！我坐在那綠色的長椅上就比坐在針氈上更難

受。莫說書看不進去，就連報紙都不能看。一坐下就得回想，淒涼地恐怖地痛恨地在回想！

“欺騙吧！再做更荒唐更深一步的欺騙吧！”

就這樣我便決定了。一個犯了罪的人不怕再次犯罪，一個說慣了謊話的我那怕再說第二種謊話呢？

“快起來吧，九點又過了！”有一個早晨她催促我。那天，就是我決定不去公園的那一天！

“我今天不去了！”我只粗暴地這樣答她一句。自然，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去學校。

她沒有再說甚麼，走開了。唉，夫文，當我再閉上眼睛但是無論如何睡不成功的時候，唉，我是多麼地痛心呵！我自認是一個率直的青年，但是，誰逼我一定要我說不誠實的話呢？唉，誰逼我？誰逼我！我那個時候，熱血在全身的脈管奔騰，真想要復仇了。這種莫大的恥辱，你叫我怎能忍受！怎能忍受喲！

第二天，媽媽在九點鐘的時候，又很小心地把我叫醒，問我以同樣的話。

“媽！我今天也不去了！”

“怎麼你天天早上都不上堂的呢？”

“不錯呀！我幾乎忘記告訴你，我現在快要畢業了，現在……呵，每天都沒有堂上，只有實習。你明白不，媽？實習就是每天練習着去教孩子的書呢！”

“那麼，比方你下午要練習，戲院那邊可不能去了？”

“那更不要緊，我晚上可以去戲院。”

唉，夫文喲，一個人說了謊話，他少不免要再說更多的謊話去證明他不是說謊話吧？哦哦，我的朋友，你說我現在陷下了一個怎樣卑污下賤的人格裏面去喲！有一次我真不能忍耐了，我想復仇，我要殺我的仇人！穿起了衣服憤憤地跑到粵秀書院街的學校門口，可惜我甚麼事都不曾做出來，

唉，我是一個多麼孱頭的人呵！

爲證明給媽媽看我晚上要去戲院辦公，於是
我每天回家吃了晚飯後就像犯罪似的逃了出來。
不是在以文那里談閑天，便是找以文兄他們幾兄
弟去西門茶肆或者一新樓喝茶。每晚都夜深才回
家裏。有時太煩悶了，便不管天氣熱得怎樣厲害，
都要去一家名叫茂盛的下等飯館喝酒。我在這兩
個月中醉！不止十次，同我一道兒去的以文兄弟
們也要醉的。

於是我的生活就是這樣了！上午一起身就吃
飯，吃了飯跑到 T 戲院很悶氣地工作着，六點鐘回
家吃晚飯，吃過飯就想法子消遣時候。在臨睡之
前，就寫情書給我那最可愛的兆靈。（呵，這是一個
月前的事情了！）

最近這一個月來，唉，我簡直想變一匹最下賤
的沒有思想的狗。做人，做這樣不幸的人，那有甚
麼必要呢？如果我真是一匹狗，我一定要吃那個我

最痛恨的王玉代一口，他未必就會打得死我的！然而不幸我是一個人！我想，我應該告訴你，我是怎樣地煩悶，無聊，乾枯，痿癱，憤恨，委屈，擔憂同逼急！我時時像有一塊大石頭壓在心上，因此晚上多夢着我沉溺在水裏，氣息全窒閉了。猛然驚醒時，唉，朋友，我可忍不住我的眼淚！白天，在T戲院裏，有時忽然觸起心事來，便像失了知覺一樣！面前的紙張通通翻亂了，寫了一半還不會完全的文章給撕得粉碎，有一次竟跟司理吵鬧得不可開交！總之，我的癖氣越變越壞，我似乎患了很重的神經衰弱症了！

三

夫文：

朋友，親愛的朋友！多謝你的勸告！

但是我要請你放心，因為我無論如何 縱使真個要

瘋癲了，也不會自殺的！自殺的人是世界上比我還懦弱的懦夫！我是無疑地受了人家的欺負，但我終歸是一個堅硬強倔的漢子，不肯向任何人作乞憐的低頭的！並且，許多時候我不止不惱怒，而且會發出笑聲來！

悲觀，開頭我就承認了。不過這也不見得會永遠是這樣。一個悲觀的時間，我以前不是說過麼？正是一個樂觀時期的準備罷了！沒有消極的那個人，同時也不會有積極的！

我自己想起前兩封信對你說的話，也會好笑。那是太過火，太幼稚了喲！其實我也不必憤恨那個，埋怨那個。整個社會全是不良的，我的遭遇那能不是這樣呢？真的我現在自己反省，連在課堂上當着幾十個同學打那飯桶教員王玉代的舉動也要後悔，雖然我並不希罕那張師範學校的畢業文憑，也並不悔恨因此便丟掉了學籍！因為我現在至少覺得：第一，整個中國的學校，沒有一間是好的；

第二，整個中國的教員，沒有百分之一是好的。那麼，朋友，你說我何必做過分的希望，何必做無益的懊恨？就是我們的飯桶教員王玉代先生，他也何嘗不是“吃教育飯”的一個好人，我又何必當着許多同學給他一個不能下台呢？

可是他也太可惡了！

那天在堂上，他照例拋開書本，去說他那專引一般喜歡低級趣味的同學發笑的閒話，夫文，老王你不是不認識的，我在這裡不必再說他的壞話了。專談無謂的閒話，也許是他的敷衍方法，或者是他的教學方法——一個公民常識科教員的教學方法。

我們談話的論點在開始十五分鐘以後便轉到戀愛問題上去。這時，專門跟我搗亂的 T 君得了活動的機會了！

“王先生，但是的我的主張跟他不同！”他很自得地高聲嚷着。“我以為一個男子如果當他的女朋

友——自然啦，這裏還不能稱做愛人的！——表示討厭或者甚至有一點點不高興的時候，就應該自己退步。”

“不！不！”我看見王先生那張微笑的口將要發言的時候，馬上攔住他的話。“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們愛一個女子——這裏自然不管在甚麼情形或者甚麼條件之下的——就應該始終表示着自己的真誠的愛情！對方的接受與否，那完全是對方的事。愛情應該是純潔的，偉大的，至尊的，同時還是猛烈的，狂的！沒有如狂的愛情的人。那他始終不懂得愛情是甚麼東西！也永遠獲不到最濃厚的愛情！”我說話的腔調同那時的神情，彷彿自己也覺得是有點憤憤了。唉，夫文喲，我幾時才能把我的臉操縱自如呢？我為甚麼那麼容易憤怒？我為甚麼會把我的憤怒全擺在臉上呢？在目前我在給你寫信的當兒，我自己才覺得有點好笑起來了！一個沒有涵養的人，永遠是一個沒有涵養的人！

“但是我的意見剛剛跟你相反！”T君接住說。
“我以為愛情是兩方面的事。因此兩方面都有他應遵守的規條和最溫和的禮貌。假使一個這樣粗暴的男子，全不瞭解女性的柔美的心，那他的人格就不高尚了！他簡直近於一個劫奪愛情的強盜，他使一個女子害怕，不快，不安！”

王先生這時只是微笑着，得意地微笑着。

“強烈的愛情會使對方只覺得像給最芳醇的美酒醉倒了！却不會令一個女性害怕，不快，不安！除非那個女子正如一些可憐的中國女人，不懂愛情的！”我快活而且自豪地像在高唱我自己的詩句，我覺得我說了一句很漂亮的話。停了不到三秒鐘，我又繼續着：“對方的接受不接受，那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作算對手是完全接受，是部份接受，甚至完全不接受，而我們的愛情却不能變樣子。我們不是拿出許多許多愛情的花樣去任對方選擇的，我們只要獨自無拘束地表現那最聖潔的愛！”

“自作多情，自作多情！”坐在 T 君旁邊的 Z 君說。

“單戀！單戀！可憐得很！”又一個同學說。

“不錯！自作多情，單戀，吃天鵝，這都是一般思理不通的人的慣用語。”我說；“但是實際上，這種單方面的急進的，強烈的，盲目的，如狂的表現，正可以證明那個人的愛情的豐富！他的可憐的心就是愛的心！”

說完這幾句話之後我像徵求同意者似的把全體同學的臉都望了一遍：有幾個在露出勉強的笑容，有幾個在碰頭壳，有幾個醜得難看的女同學把她們的眼睛望到窗外，做出沒有聽見的樣子。王先生這時還是微笑着得意地微笑着。

“我們別樣都不談，只要想想應否向一個女子施出跟逼害差不多的態度和舉動呢？王先生，你批評吧，我以為這至少有點道德上的問題。”

“道德上的問題？這才是個大笑話！”我反駁

他。

“笑話？也許是的。不過你該要拿出有力的反證。”

“一個怎樣的反證呢？”

“頂好是你自身能證明這個，並且能證明你自己的理論！”

T君說了這句搶白的話以後，先哈哈地大笑起來。跟住笑的是幾個同學，最後也大聲笑着的是王先生。

‘放你的屁！’我罵出來了。“你硬要拉上我的本身問題，你便滿足了你的侮辱的欲望了麼？”

T君剛要答，王玉代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像是跟他說，“讓我來！”

“你的態度總是那麼不好的！”王先生果然開口了，帶着些微訓斥的神氣。‘你的模樣很難看，像是要跟人家尋仇！現在大家都不要說無謂的話，我們講書。第五十三頁至六十七頁，我們研究這一

章。”

大家都靜了。王先生拿起課本像要開始講授了，但他並沒有說出甚麼來，只向 T 君瞟了一眼。我跟住他的眼光望到 T 君的臉上，唉，那里有我所最難沉默的，屬於一種勝利的人的微笑喇！

“不對，”我有點憤怒了。“爲甚 T 君可以毫不負責任地對別人侮辱呢？”

“光看你對教師的態度，就可以曉得你對同學的態度了！”王先生的顏色突然變得嚴厲了。這時我背後有三個同學在低聲說話，乖巧的 T 君帶着驟斂的笑的殘痕望着書本。

“但是他的侮辱同學的態度就是很好的麼？”

“你也沒有理由說人家侮辱你！唔……好吧，我現在要開始講書了！你再有意見，等下課後再討論。我可以向你提出正當的警告，你要記得，現在是課堂上面呢！”

我曉得王先生要用高壓的手段了，我氣得發

昏；但是我也不怕他！夫文，你明瞭我的，一個怒氣上衝的我正如一匹癩馬，那怕對面就是一頭最兇狠的獅子呢！

“在課堂上麼？”我抗聲說。“我怎會不記得！不過王先生開頭就鼓勵我們談話的。王先生自己也說過，光在書本上詳細講解不是最新的教學法。”

“你還要跟我強辯麼？我是一個教師的地位，你不會不明白在課堂應該怎樣尊重教師！並且你疏忽了我的警告呵！”

“王先生，我尊重你的意見，但是我不能接受這樣強制執行的警告！”

這時所有的同學都放下了他們那假裝正經的臉孔，有趣地注視着我跟王先生，T君的臉更遮不住他心裏的快活。

“你是一個師範生，你將來也要當教員的，”王先生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他的臉色非常難看。像是將要決裂而又死勁把怒氣壓住，不要丟了他的

尊嚴的臉孔似的。

如果這個時候我能够忍住氣，也許甚麼事情都沒有了。可是我怎麼能夠呢？

我憤憤地，聲音很低，彷彿自言自語，說了：‘如果我當了教師，我斷不會這樣虐待學生的！’

“哦？是麼？我虐待了你麼？”他這次真下不得台了，用他那本來的兇狠的面目對着我說：“課堂的規則，我的警告，一個學生應該對於教師的恭敬，我看你全忘記了！你說我虐待你，好，你來吧，你到教務處來證明我的錯處吧！”

‘教務處麼？’我站起身了，我也用同樣大的聲音答他。“不說教務處，就是委員會也可以和你一道兒去！不過我並不需要證明你，王先生，有甚麼壞處；如果一定要我證明的話，我想我可以證明你的卑污同下賤！”

“好，你侮辱我，你侮辱我！你當心着。”他在人聲嘈雜中喊着。一隻手拿着那本書，憤憤地舉起他

那輕捷的步伐。

這課堂裏像來了一個暴動：甚麼秩序都沒有了，靜穆的空氣攪亂了；棹椅倒跌的聲音跟沉而短的語腔混合着。我分不清同學是在做善意的勸告，還是在做惡意的斥罵。裏面也有幸災樂禍的笑聲。

在這個時候我用最快的步伐跳到王先生面前，用最紅的血眼望着他的臉……事情就是這樣了，我的拳頭在他的左頰蓋了一個印。也許是太爽快的原故，我哈哈地笑出來了！

朋友，你記得前封信我跟你說的麼？“不錯，是我打敗！”這正是如一般人所謂“匹夫之勇。”夫文，其實我何嘗勇呢？我覺得那只是一時的快意！跟酒酣耳熱的時候，把成千成萬的金錢給了一個最醜陋的妓女的情形沒有兩樣。

* * * * *

老趙告訴你的怕還沒有我上面所寫的那樣詳細。但是，夫文呀，你現在覺得有一點點趣味了吧，

我要使你很覺驚奇地告訴你：事情還不是那樣簡單的！

如果一件事情的發生，源源本本地只有這樣平板而簡單的理由，那麼，人生未免太沒趣了！不止的，不止的，聰明的你一定可以看得出這裏面還有不少的理由。否則，只因了在課堂上討論一個很小的戀愛問題，便致跟教員衝突起來，甚至舉起拳來打人麼？你想 你的朋友未必笨得那麼難看！那麼好笑！

當我沒有打王玉代之前，我想不到他竟是那麼卑污！如果校裏的謠言不錯，他真是我的情敵的話，那我是何等的不幸！我竟跟一個這樣的人做角逐的對手！

王玉代是結過婚的，聽說他的夫人不能令他滿意。但我不是根據這個理由攻擊他。我只是說，如果他真是愛兆靈 他不妨光明正大地去愛她；如果他想佔有兆靈的時候，他不妨和他的夫人離婚，

再跟她結婚，假如她允許的時候。

他何必呢？何必串同 T 君在課堂上給我以難堪的侮辱呢？自然，也許我真真是單戀，真真是自作多情，但是這樣我就人格低下了麼？夫文呀，我不過不是兆靈那班的班主任，並且同時沒有王玉代那麼多錢罷了！

兆靈親口對我說過，她跟玉代敷衍不過充其量是師生的關係罷了。或者她這句話只足以證明她對付我——一個用狂熱的生命去追逐她的男子——的手段之巧妙，但是呵我那能承認我的愛情沒有崇高的意義，沒有偉大的價值！

縱使我不幸真陷於可笑的妄想，我可嘗做過半點損人的事情？那天我真是氣極了——雖然這仍是普通青年的一個幼稚的拙劣的舉動——我不明白我的手爲甚麼會放在他的臉上。

那天下午八點鐘我跑到兆靈那里，我簡直找不出甚麼話跟她說。最初我想把這件事情詳細告

訴她，但是我怕太累絮了！後來我又想對她說明我的舉動不是錯誤，但是又想不出好聽的話！末了我對她承認我是太魯莽，太急燥，太粗暴了！她像是對我沒有甚麼表示。朋友，你該明白我的苦心嘞，我真怕我這樣直接地復仇會引起她對於我的不良印象哩！在我臨走的十分鐘前，我又忍不住了，甚麼都告訴了她。聽到我跟王玉代衝突的情形時，她的臉紅了一紅，很羞澀地說：

“對呀，我很同情你。”

在我們後來每次會晤的時候，大家都特意避開這件事情。

寒假過了，我便被學校擯棄。

當我接到學校的通知書的時候，我的混身的血脈變了在暴風雨裏的海水，憤怒幾乎令我瘋狂！我馬上寫了一封四千多字的信給兆靈，詳細講述我的命運。末了，我說：

“兆靈呀，我的好友呀！你的好朋友如今是變

成被一切所鄙視所擯棄的無用的人了！我羞慚，羞慚，一百二十分羞慚！但在別一方面我奮勇，奮勇，一百二十分奮勇！我可以用自己的力，做成一個被人敬視的人！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做錘子，把我自己鍊成精純的白鋼！我不止要努力去開拓我自己的前途，不受一切的幫助和憐憫；並且還要使我的敵人恐懼和戰慄，雖然我的復仇的手未必就加在那些齷齪小子的身上！靈君啊，你不會也跟常人一樣，像扔掉一個爛橘子似的扔掉你的爲人所賤視，但却十分自誇自信的朋友吧？”

她的回信也跟那天晚上——我們談打教員的事情的那個晚上——一樣地平淡。似乎也有一句：“對呀，我很同情你。”

兆靈是一個甚麼樣的女子，我想我可以簡直地介紹她給你：一個瓜樣的臉，長長的，紅紅的；一頭鬆而厚，可以結一條粗而短的辮子的，微帶金黃色的頭髮；細長的眉覆蓋着細長的眼睛；兩條腿和

兩隻手特別活潑可愛，走起路來總帶着跳躍的樣子。她，我所深愛的她，我可以用無論甚麼東西保證她完全是一個孩子！一個將成羞色的的嫩綠的桃子！她不會像那有成人的氣息的姑娘們擺出一付討人厭的架子，她不會說出虛偽的有禮貌的話；自然，她不會有高深的理智，並且也沒有強烈的感情。我曾經屢次試驗她的心情，但完全白費了心思。——因此，我特別害怕，我害怕陰危的偽善的王玉代也許在一個極普通的情形之下會做出極不利於她的一生的幸福的事情！

她是一個不知分寸不知輕重的年輕女孩。

我真不知應該怎樣告訴她人生的路途是如何險巇！像“對呀，我很同情你。”這種話是很容易被人誤會的，我當時就是誤會了。我以為她至少總該在愛我，雖然不十分愛我！

誰想一個月以前，事情就覺得有點靠不住了！

有一天晚上。我到她家裏找她，想跟她要回那

本西廂記——這是一個被譯爲白話小說體的本子——下卷。敲了半天門，結果跑出來一個只穿着白綢背心，露出兩個很肥的肩膀，左額有一塊大青痣，面貌很不好惹的三十多歲的矮漢子，他的多痰的喉音令我不快。

他很像發過怒的樣子問我要見那一個，我告訴他；他又問我甚麼事，我想了一會，才答他：

“沒有別的事，只來拿回一本書。”

“她今晚有點不自然，不能出來了。”

似乎他的話還不會說完，門就關閉了。我帶着驚訝的心回到家裏，馬上寫了一封問病的信。第二天回信來了，是她的眸子圓而黃的弟弟送來的，夾在西廂記下卷裏面。

令我莫明其妙的，她一開頭便是：“我這回可真對不住你了！”呵，這真是使人吃驚的句子！她有甚麼對不住我的呢？難道我去找她，剛碰着她生病不能出來，這樣便算對不住？呵，奇極了！她在一句

語氣這樣重的句子下面不即附加甚麼解釋，而且馬上談到別樣事情上面去，這是甚麼原故呢？

隨後，這二十多天，我們只通了兩封信。一封信是我問她到底我們見面的地方以那里為最好，因為 T 戲院她不願去，我的家裏她不願來，她自己的家裏她又說不妥當。她的回信也非常奇怪，沒有針對我的詢問答覆。開頭是說我給她的信她的父親先她而看見了，她非常不安！其次便是一大串埋怨家庭不自由的話。第二封我問她何不想個辦法，她回信說全無辦法！

夫文喲！我現在能夠告訴你的恐怕就是這一些了。我的孩童生活是很窮很不幸，你已經曉得；我的少年生活也是很窮很不幸，你也已經曉得。現在我是被逼着離開了正軌了，離開了向上之路了；朋友，我的戀愛生活會得到快樂的結果麼？這層你固然不曉得，就是我自己也不曉得了呵！

我愛兆靈已經一年有多了，很想馬上找得一

個表白的機會。據我的觀察，她未必像 T 君和王先生所說的全不愛我。我敢決定那是他們故意造成的謠言！

沒有愛情是沒有障礙的！校裏面有王玉代，T 君，還有兩位跟她同班的 B 君和 M 君；家裏面，我現在知道了，有她的貪財吝嗇的祖母，有她的陳舊頑固的父親，有她的存心不良的後母！唉，我真不明白到處都有許多人跟我作對，到處都有許多人跟我爲難！

你是明白的，處在愛情的疑陣中，雖是再明斷的人也會着了迷。其實像我這樣沒有名譽沒有地位的人，早就不必去希望任何人愛我。但是，朋友，你曉得呀，當一個男子發狂地去愛一個女人的時候，他老早就忘記了自己的相貌，地位，金錢，以及其他；在當時他更會覺得那個女人也有幾分愛自己。唉 是不是呢？是不是真給他們說中呢？我果真是自作多情？唉唉，兆靈，兆靈，我最親愛的兆靈，

你來剮碎我的心吧！來呀，來剮碎我的心呀！

煩惱向來就是建築在煩惱上面，朋友，所以我給你的七月九日那封信對於這些事索性一字不提了！提起來不是更加上許多煩惱麼？總之，我剛踏上人生的路上，腳板就受了重傷；前面，前面是些甚麼呢？我完全看不見喲！

恕我糟塌了你許多時候！祝你好！

太文，八月一日至二日。

四

好友夫文：

真不曉得甚麼原故，早上的觀察，我覺得她在表示着充分地愛我的心情；晚來的推測，又覺得上面的結論不對。對於兆靈，我不能不承認像是一個木箱裏的皮球了。她能令我躍動，傾跌，滾跳；她不讓我看見我自己所走的路，她把我常關在悶氣的

黑暗裏，她令我迷失了東西南北的方向。

我猜她有時故意誘我，又有時故意拒我。她的一推一送，我看總有點捉弄我的意思。這時，我感到女性的魔力的偉大了！她彷彿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威力駕臨在我的頭上！比方我明知她是有意捉弄我了，但我不能不任由她捉弄，並且很甘心，並且有時反會因此接受着一些渺茫的樂趣。——這時，夫文呀，你不要說我聊以自慰吧，我覺得有無限的希望呢！

這一個現象太不公平了：無論女性的甚麼不合的舉動，男性都有法子去諒解。有時還不惜繞着很遠的道兒，用着很可笑的曲解去詮釋，去闡發她們的美德。呵，女性的一切都是可以原宥與饒赦的麼？假使一個男性，在稍微大意的時候弄出一種很輕的錯誤，我看他至少要在她面前長跪三天，用一萬個方法來申訴吧？

兆靈也太不明白我那破碎然而急切的心了！

她像故意在裝腔作勢似的，不許我用最高的速率進攻。

在公園裏，在T戲院裏，在P茶室裏，在這些只有我一個人伴着她的機會裏，唉，我通通錯過了，錯過了！我猜她在那些時候也許已經聽到我的心的哀叫了，但她只詐作癡聾。哦哦，哦哦，莫非女子在愛情上面永遠是被動的麼？兆靈，她真可惡的！縱使她沒有直抒清懷的胆量，她也應該給我一個暗示，好等我一鼓作氣，把無論甚麼都吐露出來，那麼，現在一切不都已成功了麼？可恨她偏生不這樣！唉，可恨她偏生不這樣！

最近我曾經三番五次約她到外面來，她都不應允。她的理由是因為學校裏將要考試了，要忙着溫習功課，沒有空。如果真的是如此情形，那倒無可奈何。否則便是她有意欺我了，她不肯給一個我們兩人晤會的機會給我了！唉，不錯呢，據F君說，禮拜那天就看見她在水上游藝會學游水！

哦哦！好友！你替我解釋吧。我簡直一些兒法子都沒有了！我不能作樂觀的決定，也不想作失意的決定。她爲甚麼要騙我呢？如果F君沒有騙我的時候。

她怕我吧？她有意要避我吧？唉，到底是爲甚麼呢？

有一天，將近正午的時候。太陽正曬在頭頂，我們在雙門底碰見了。她臉上塗了脂粉，衣服非常華麗，脚下面的平底膠鞋換了高跟漆皮鞋，手裏擎着的紙傘變了紫絹洋傘。我們見面的時候她的臉紅得一個橘子一樣，額頭和鼻尖都釘滿汗珠。

“禮拜那天到那里去了？”我頭一句便這樣問，
“我老早告訴過你，在家裏溫書。”

我曉得多說是無益的了，便不再出聲。我懂得女人的癖氣的，假使你當嘴當臉戳破她的謊話，她會恨你一輩子。跟住談了幾句一點都不需要的廢話，我忽忽便和她離開。但是走了十多步，我又追

回頭去，我用最懇摯的態度問她：

“今晚演的是 *Quo Vadis*，你可以跟我一道兒去麼？”

“我頂恨歷史片子，而且……”

下面的話她似乎一時硬造不出來，露出很難爲情的樣子，我也沒有聽的必要了，於是我便說：

“那沒有關係，我不過問問罷了，我原知你沒有空的！”

“當天我回到 T 戲院，甚麼工夫都懶得去做。一個人靜悄悄地跑進坐着許多顧客的影場裏，在一個角落的一張空椅上呆坐了兩個鐘頭，我自己也分不清是不是睡着了，但白幕上在晃動着的是甚麼東西，我的確全不知道。散場時，刺眼的燈光和喧嚷的人聲才把我驚醒了！“到底應該怎樣對付她呢？”這個問題還在我的腦盤桓着解決不下。

吃過了晚飯，躺在發熱的草席上，昏悶的腦筋還在掙扎着要尋求出一個好些的辦法。無疑的，以

前那個預備跟他做兩年朋友然後才談愛情的計劃是失敗了，完全失敗了！她的若即若離的態度，令我忍耐不住喇！如果她肯對我說：

“我愛你，但是你要等我三十年。”

我相信我完全可以應允她，並且我會把三十年看成三十個月，三十天，三十點鐘，甚至三十分鐘哩！

怎奈她並不這樣，她只在有意無意地給我許多驚喜和憂疑。夫文呀，你想想這種情形吧！一個月來，我們不曾通過信了，不曾做過親切的談話了，不曾並着肩在公園散步了，不曾同坐在 T 院的影場裏面了！唉，這是愛情的表示麼？哦哦，愛情，愛情，如溫泉般的愛情，如朝陽般的愛情，會有這麼冷淡的麼？會有這麼冷淡的麼？

老趙告訴你我很幸福，那是他的謊話！也許他只在表面觀察，而並非有意扯謊。不過你觀察這種情形，你也未必會很樂觀吧？你也要猜我是無望了

吧 對的，我真是無望了。

這幾天來我的窮苦孤寂的心中，——忽然跑來一種無邊的憤恨。我的憤恨的對象就是全中國的女子！——至少是大部份的女子！爲甚麼呢？是因爲兆靈對我的態度不好麼？你一定要這樣想的。她對我不好自然是一個重要的證明，但我依然有我的廣博的觀察。在我所有認識的姑娘們中間，發見了一個很大的弱點。這弱點就是令我憎惡，鄙視，同憤恨的！

你說中國的青年男子是多麼不幸的呵！他們在着急，疑慮，小心，同自卑當中，把他們的寶貴的狂熱的心情獻給那些不懂愛情的木頭，石塊！可憐他們完全不覺得自己的心血竟傾下了無情的流水！

你看我的結論的報告吧：

“她明明愛你，但不敢表示熱烈的感情；她明明不愛你，但不敢做乾脆的決絕！”

她們不會曉得男子們對於她們的些微的表示，是當做何等重要的！她們完全不曉得尊敬男子的生命，像是男子就本該在她們腳下乞憐！男子當女人做神明，做皇后；而女人只看見她們面前的忠誠的僕人！男子不但時時要表示敬意，愛意，而且常常要過份地表示；女人就永遠不讓顛倒在她面前的人知道她的真心，像是對這樣下賤的東西，沒有開恩的表露的必要！

唉，兆靈對我，就是這樣了呵！如果她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她實在一點點都不愛我，一點點都不！那我真要一萬九千分地感謝她，因為她讓我沒有了希望，同時也好讓我免除了迷惑，彷徨，和其他一些最難忍受的痛苦！不是麼？乾脆的一鎗轟斃總比一片一片肉割下來或者病個三五年才斷氣來得爽快而有趣吧！我再不能忍耐了，我再不能忍耐了呵！

你在北京，有甚麼好書或者好文章都請寄點

來給我。你知道的，在文化蔽塞，甚麼都在開倒車的廣州，真比住在沙漠裏面還難受啲！我望你常常有信來，裏面帶來些甘美的露水！

太文，八月五日。

五

夫文，我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八月十九日了。

你爲甚麼還沒有信來呢？是功課太忙麼？我在祝你康健，不會因病不能寫信。

我這幾天做了一件大蠢事，蠢到說不出甚麼程度，簡直不想告訴你。

但是告訴你又有甚麼相干呢？我的知心的朋友！以前我給你報告那許多事實，也知你早就夠拿來決定你的朋友命運，因爲你是那麼明達的！

可不是麼？其實我自己也老早就知道了，老早

就可以把自己的命運決定了！不過處在我這樣的環境之中，我正像一個賭徒，在沒有把袋裏的金錢通通輸光了之前，還以為有勝利的日子。不錯呢，我的心中，你曉得有多少個“以為”和“也許”喲！

前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我問過跟兆靈同班的C君，知道他們下午沒有課，於是我剛打過十一點鐘，便穿好衣服到那里，她聽見打門便跑出來了。那天她穿得更鮮艷，更美麗！綠印度綢的短旗袍剛剛遮住膝蓋；一雙肉色的發亮的長絲襪緊裹着她那肥壯的腿肚；腳穿着黑漆皮拖鞋。

“今天有空了吧？”我急急地問她，並且用我的眼睛釘着她那時常泛着羞紅的臉。

她的頭低下來了，沒有答話。

“今天再不能不同我出去了，兆靈！我有好幾天沒有見你，難道你不能和我出去玩一天麼！兆靈！再不要推辭了！”

她的頭略略動了一下，我不能決定那是應允

還是拒絕。但是我不管許多了，我想，我一定要採取無論甚麼手段強逼她，使她不能拒絕。即是她真的拒絕了，我也要懇求她，強求她。

夫文呀，我爲甚麼會這樣呢？難道我是瘋了麼？難道我不曉得愛情不是一種施與，不能強求得來的麼？可是當那個時候，如果有個人這樣對我說，我一定要先說他是蠢子。唉，愛情的心是不能解釋的，我也說不出我有甚麼理由了！不過在那幾天，我聽到關於她的不好的風聲特別多，像某天地跟一個穿西服的男子坐汽車，某天跟一個很漂亮的青年上餐館，某天又跟一個教會學校的學生在東山游藝會游泳之類的事情。夫文，你說我的心急不急呢？自然，在那時無論如何，我不能承認是已經無望的呵！

我看見她不大高興，自己想，也許換個場所說起話來要方便一點。

“你等我一等吧，半點鐘內我馬上回來。”

我有意望着她的臉，但她依然沒有甚麼表示。我跑出惠福路，跳上一輛人力車，趕快回到 T 戲院。夫文，你曉得的，二十塊一個月的薪金的人，他的袋裏時常是空的呵！

我見着我們那 N 司理了。他的發青而且露骨的笑臉——那平時令我一見便寒心的瘦臉，無情地對着我。我很低聲很下氣地把我的意思說出來了。

“又借支？”他把那個“又”字拉得特別長，像是我時時都向他借支似的。

“是的，我今天很等錢用，只要十五塊。請你……”

“只要！只要！哈，你不記得你半個月薪金只得十塊錢麼？”

“我曉得，但是我這次一定要借十五塊了，請你……”

“一定要？那就一定不行！”

這時剛巧有一個人來接洽廣告的事情，我坐在司理室的一張沙發上面呆想了半天，直到那個人去了，我於是決定：這次沒有法子想了，好吧，下一個孤注吧！”

我站起身向他說：“司理，真是不行麼？”

“自然是真的，誰跟你開玩笑！”

“好！”我氣憤憤地說。“那麼，把我的薪水算清給我吧。”

“哦？”他用驚訝的神氣和着奸詐的怪笑望着我。“你是甚麼意思的，你又來開玩笑麼？”

“誰跟你開玩笑！請你快點，不要留難我吧！”

事情是這樣決定了，他依然用剛才一樣的笑臉交了九塊多錢給我，還說些“祝你前程遠大”一類比呪罵還毒辣的話。我也不管許多，懷了那僅有的財產，坐上人力車。那時我心裏想着：“這一個孤注雖然失敗了，但我還要將這九塊多錢連同我的命運，再做一個孤注呵！”

唉，夫文 我把事情縮短一些告訴你吧：那天下午我回到兆靈那里，開門的是她的媽媽，那年很輕的好看的婦人。她沒有說甚麼，很和氣地交了一個字條給我：

“我真對不住你，我今天早和我的表姐約好要去十八甫買布料呢！請你恕我，累你空跑一趟。”下面歪斜地寫着“兆靈”兩個字。

當晚我就在一種近於昏迷的狀態之下寫了一封信給她。你會明白的，這封信裏面寫了些甚麼東西！唉，夫文，我把我的滿胸熱誠，滿心愛忱，完全傾吐出來了，完全表白出來了。我不能選擇用一些適當的字，不能故作一種溫和的口語，不能表示一種幽雅的態度！我自己覺得，我只在暴風暴雨中跳躍着，狂呼着，怒吼着！寫完之後，我就像死了一樣，倒在牀上。十分鐘以後，我又跳了起來，用一個光滑潔白的信封，上面寫好我的姓名和住址，並且貼足郵票。又在寫給她那封信的後面，加上幾行：

“我最親愛最親愛最親愛的靈君呀，如果你容納我的要求時，就請你用別一個信封回我的信；如果，呵，萬一我不幸，得不到你的諒解時，請你不必回給我甚麼消息了，就把我附寄的這個信封，封好信口丟進郵箱裏面吧！”

唉，夫文喲！我到底是性子太急的賭徒，動不動就要下孤注的！你說，如手足樣的朋友，你說吧，求學不能夠，職業又失去了，還不在愛情上賭個孤注？等待甚麼呢？難道要像一盆放在天井外面的開水一樣，等待到讓牠自己由沸點墜下冰點麼？我是打定主意了的，如果命運真是如此的，就讓牠全盤輸光了吧！那真是一了百了，樂得一身乾淨！好讓我結束了以前種種，再整理行裝 重新踏上別條道路，去尋求別一種命運！

三天後，呵，她的回信來了！她的回信來了！那不會錯的，真真確確是她的回信來了喲！

我是何等歡喜，我是何等快樂，我是何等欣慰

呢？唉，夫文，在當時，我真難找遍那種表示快意的字眼來形容我的心，我不能夠呵！我看只有 Gold Rush 裏面，當那個 Lonely man 得了 Georgia 到他那里吃餐的允許時的那種狂態，和我有點相似吧？

我約了F君和他兩個哥哥——你還不認識他們吧？他們現在變了和我過從最密的朋友呢。——和另外幾個朋友 大家到西門茶肆。我袋裏懷着她的回信，事前不告訴他們。呵，夫文，那時我想，我變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要驕傲地在他們面前誇耀我的光榮的勝利，我要驚嚇他們。

那年紀比我大，然而身體最瘦小的 H 君笑着問F君：

“爲甚麼他今天那麼慷慨，請許多人喝茶呢？”

我望着他笑，我的心在預想着等一會我便怎樣得意地在享受他們的諛詞！哦哦，夫文，我爲甚麼那麼有把握呢？就因爲兆靈的回信不會用我的

信封喲！

在西門菜肆坐了半點鐘，他們的談笑轉到別樣事情上面的當兒，我詐做漫不經意的樣子用我的顫顫的手指撕開那封信，唉，夫文喲！甚麼都完了，甚麼都完了，甚麼都完了喲！那裏面並沒有我所最祈望的粉紅色的信紙，唉，只有，只有一個光滑潔白的信封！只有一個光滑潔白的信封！

我的傷心令我非常鎮定！——也許那只是發獸了吧？——直到我脫了朋友們的監視，躺在那發燒的牀上的時候，我的淚才真真是忍不住了！

唉，朋友，你也聽夠了吧？我這里在虔祝你快樂！

太文，八月十九日。

辭 職

“就順着這樣做下去，究竟……而且，印專集定要虧了本！”我把那一疊稿子推開，抽了一口香烟。

本來幾星期前，我就想給她一封長信。猶疑的就是怕她給我一個不理，那真可糟糕了！世間上不幸的預料多數是會應驗的，晚上一進門就問媽媽

今天有信寄來給我沒有，結果得到的又只是冷冰的空虛。

——哦哦，小蹄子！——怨毒只管怨毒，愛還是愛！我一些沒有隱藏地在信裏闡明我是始終愛她，前回的冒失不過是一回玩笑的事！然而我所不介意的東西別人多數是介意的，而且非常介意！不曉得她始終沒有愛上我，還是因前回的開罪便惱了我？

——哦哦！你恃你有微金色的頭髮，你恃你有微黑的豐腴的面龐，你恃你有誘人接吻的小酒杯，你恃你有小而圓的鼻子，你恃你有晶黃色的神秘的眸子，你以為可以自驕自傲了！那知的量窄的小蓮呀：你這醜貨！不要以為我這樣是低頭在你跟前啣！有日子我有威權時，我能揉碎了你一切的倨傲的美，你怎能不回一封信給我，你應該回一封信給我呀！哦，你這迷人的女人！

日日來心頭的冷虛，酒似乎不能時常跟我掩

護，真的我給這毒蛇襲擊怕了！

“呵，我現在計算出來了，……”母親一腳踏進我的房裏，在靠板帳的斗方椅子上坐着。

“怎樣？”

“劉家的皮袍子，在雲南借了的，爲你爹去廣西的水脚當了四十多塊；陝西于家表大爺，八十塊……三百五十塊……連本連利二百五十塊……你爹……七十五……”

——哦哦，陝西？……那個同房住的滿洲太太的女兒千金！

每次一提起陝西我總不能不聯想起我的童年的愛侶那滿洲太太的女兒千金。我在陝西的時候大約是七八歲的光景，千金大約有十四五歲的樣子，她身材比我高得多，她兩個手的指甲通是拿鳳仙花來染得茜紅的，像大金魚的紅鱗一樣，她很愛我而且很慈和地時時撫弄着我，她的雙腳是裹得很小很小的。在當時我對她不但不討厭，而且看牠

走動時一搖一擺的婀娜的腰肢，總覺得她有不可言說的媚態！

我們兩伙人共同的廁所是在屋後的大院子的，院子的三邊直立着三道高牆，院中間一株大樹——什麼樹現在却不記得了，當時也不曉得——樹上寄生的籐蘿覆蓋得院子裏整天都是陰陰森森的。她最胆小，當她去拉屎的時候總得要拉我陪她去，我要求親她的嘴，然而她當然是不肯的，不肯的表示祇是抿着嘴對我羞暈地一笑。

有一次我蹲着在她的對面陪她，我完了她還沒有完，那時除了我們這些外省到那里的僑旅外，陝西的土民還保存着他們那用石片和樹葉揩糞的遺俗，我用腳把她拾好的石片踢開了，硬要叫她給我親親嘴，她無奈何歪了頭紅着臉給我親了許久，我才摘了幾塊樹葉給她。

——呵，幾多次秋天的黃葉在我的面前飄落了之後，我的天真呀那里去了？我那童年的喜悅呀

那里去了？唉！要得到些微點子沒有拘束的愛之境界，還要到童年的陝西去呀！哦哦！這些都只好在夢裏諦觀吧！可愛的千金現在要變成泥髒滿身的婦人了喲！

“作算你每月有一百塊錢的進項，拿六十塊回來，還要年半才能把我們的臭賬償清哩！”

“千多塊錢的賬究竟不算一回十分了不得的事，不過年半……唉……”第二枝香烟又夾在我的唇縫裏。

——媽！你不要對於你僅有的兒子做這樣逾分的希望了喲！我那里會這樣仰承上司們的色笑以至於年半之久？我並不想博得清高的令名，我實在不配當這麼一個科員呀！——這些話我卒於沒決力可以把他們從唇裏推出來，對着這麼一個垂老而慈祥的母親，比聖母還要慈祥而仁靄的我的媽媽，我實在沒有絲毫的勇氣去揉碎她那朵唯一的希望之花喲！——媽媽！恕我吧 恕我吧，恕你的

不孝的兒子吧，他實在不能實現你的希望！——我咽住了一切的悲哀，羞醉裏似乎要跪在母親的膝下痛哭：“你兒子受盡世人的欺負了！”然而七八歲時的童年的春光，消逝得遠了！消逝得遠了！

——小蓮這樣侮辱我，許多給月經帶牢牢地扎住了脾子的親朋戚友這樣對我加以藐視的指摘和嘲罵，都是我自己不爭氣而招致的呀！我自承沒有匍匐地下，從金神的胯下爬過的能耐，又何必爭這一分的短長喲！算了算了，管得許多？他媽的！——隔房母親放下蚊帳的銅帳鉤子敲得牀橫木的的作響。

我把買來的呈文紙攤在桌子上，正預備寫一張理由充足的辭職呈文；媽媽的乾滯而緊促的咳嗽聲，陣陣地直向我的心窩兒鑽進，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眼圈兒濕潤了起來。——哦哦！媽媽年老了喲！

“子岐！”卡文突的在房門口向我打了個招呼。

“那麼晚！”下意識地我把那呈文紙藏了起來。

“剛打過九點就算晚？哈哈！不用藏了，你寫你的，我不會從中破壞你和小蓮這對小……”

“瞎鬧！瞎鬧！”

“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小蓮不會作弄你吧！”

“好孩子，三爵一枝，不要放屁了！”我揩了揩殘淚，強笑地把一枝香烟遞了給卡文。

在勉強歡娛的縱談中，差不多經過了三個鐘頭，從他的報告中，我又得了小蓮對於我的殘酷的，可以使我流淚的消息，許多使我自傷的消息。

——够了！都够了！——我深深地深深地感謝我的朋友給我帶來如許的消息，尤其感謝許多朋友給我造成如許的消息！——對於人世間的不幸者，你們正應當儘量去踐踏他呀，我的朋友！——

卡文去了，剩了孤淒的我，伴着孤淒的燈。

* * * * *

“……職母以風塵勞頓，夙罹痼疾……”這又把我帶到已成陳跡的童境：

是陝西西安城中我們家裏一個愁慘的空氣最緊張的夏夜，那時我用盡我的理解力才辨析出媽媽是病得很重了。更由二表姑媽的堅持的提議，請了一個會畫符的神祕的人來，我又曉得媽媽的病是神祕的。

藥煮好了，他們又把畫符先生的靈符燒化了放在藥裏，媽媽總是不肯吃藥，爸教我跪求在她的床前，她才算把那碗藥一口口慢慢地呷下去。千金站在我的身邊，用手在我的肩頭推了一下，我轉過頭去，她擠擠眼把手指放在嘴唇的底下像在訕笑我，我悄悄地用力在她的膈肢窩捏了一把。“呀！”她羞笑地叫了一聲，全室的目光都聚集在一個焦點上。

媽媽把藥吃完了，千金和我都睡在天井旁的竹坑上玩着。清寒的更深的月光抖抖地灑得我們

身上和週圍都鋪滿翠紫的光珠，寂靜中她的臉色越發蒼白，她那雙呆滯圓小的眸子裏充滿柔媚而可憐的無力的神彩，平靜的呼吸輕輕地撫弄着我的短髮；她把身體更蜷曲了些，我的頭兒差不多都擁入她的微顫的懷裏。一手輕按着她的左乳，我抬起頭看見她的眸子凝着兩顆癡蕩的淚珠。

“千金姐兒，千金姐兒……”我們互相緊緊地摟住了，我的手不停的伸到她的胯下……

“阿玉！還沒睡呀？”是我的媽媽的聲氣。

* * * * *

“阿玉！阿玉！你還不睡呀？你總不聽我的話，勤力用功不是不好，不過你天天這麼晚了還不睡，明天又得要十點鐘才起身，是頂沒益的！”

哦，母親！哦，母性的仁慈！今年的母親還是那年的母親，今年的我不是那年的我了喲！我震戰地觸到桌子上齊好的一疊稿子，我的眼兒只含淚望着那張模糊的已經寫好的呈文。——母親喲，你還

能爲我的身體着想，我可不能爲你的衰老的身體着想了呵！母親，我不是不覺得這些賬目，這些不能不轉利的當票足以促你的精神和體魄衰老！呵，可是，可是你的兒呀，他受盡世人的挫辱了喲，媽……眼中只有汽車，跳舞，閃光的一切的小蓮…………我寧願不要你！不要你！……

在長時間的迷茫錯亂中，我悲哀地取出了印章，眸子充滿悲憤的火炎。

十五年十一月於廣州

迷 惘

他迷迷惘惘地踱過了搖搖欲墜的支支作響的板橋，那個女人的肥滿的雙股的影兒，已經迷失在車馬雜沓的灰塵裏。他從長堤路邊的小樹的葉隙透視到那瘴惡的天空，覺得深沉得可怕。一陣緩緩的北風通知他，那個追想已經成了幻象，他再從袋裏掏出兩個銅板，在售票的小洞外呆站了一會，又

重覆踏着搖搖欲墜的板橋的入路，再回到海珠公園。站在矮樹之旁回顧長堤，最先搶進他的視線的便是先施公司的天台，順着向東去就有些酒樓和旅館。他的焦點就停在一家旅館的二樓上，跟着身軀也站住不動。方才那個女人的雙股的影子，又在他的腦裏閃起光來。

重複的色調 誘惑的線條，褲子的最多皺摺的一小部分，他都想起來了，而且每一樣都深深地憶執着。

“成功了又怎樣呢？”

最後的幻想，快樂的殘夢將近收拾的幻想，降臨了。‘這是不必去想的！’他兀自想撇開這一個歸結的幻想，準備再快樂地蔓延開去。

一種肉體的疲乏，輕鬆地，混合着一種略帶煩燥的不適之感，特別是在胯下的部份。他伸手按了一按，在胯的一個錢般大的部位就感到一片滑膩的冷冷的黏液。全體的溫度都似乎比平時降低了

一些，特別在頭部的額和頰是滾燙的，一雙眸子膨脹着充滿熱血。

他想得時間太久了。幾乎完全失了知覺地呆站着，滿江的嘈雜聲和堤上的光燄都被擯於視聽兩官之外，其實他徜徉在別一個世界裏。

他由那個世界被汽笛的長鳴喚回他所隸屬的世界，他才開始認識那個是肉的世界而這個是禮義的。此外，更辨別出肉的與禮的之分別，就是獸的與人的之分別了。

他真的自慚他是一個人，倘若他是一匹狗，而方才他所追逐而消失了的兩股也是一匹狗的兩股的時候，他在街上就可以把她摟住。他又悔恨自己做了一個人，才會受禮的縛束。

“私娼可曉得禮嗎？”他用最低的聲浪對自己問，跟着自己也好笑起來。他沒玩過這樣的女人，不曉得可否叫到家裏玩的，否則一定要叫她們中的一個去問個究竟。

他決定了，他摸摸袋裏還有二十多塊錢，一定要趁今晚採取一些人生的祕寶。——其實這種動機已經具有在許久以前了。

約莫在一年以前，女性的誘惑已經開掘了那春情的萌動，在課堂裏，常會對着垂了根辮子或披了剪了新裝的“女頭”發呆，嫖私娼他雖經多次的誘動與挑撥，但始終沒有膽量去嘗試，雖然嘗試是他願的。

離開了海珠公園，踏進燈火輝煌的S公司，一羣羣女人的影子向他的身上撲來，集合的香水味燃熾起更猛烈的慾炎。

他拖了一雙重笨的腳與一顆白熱的心跨上到陳列留聲唱片和電氣用具的三樓的地氈，嘹亮的歌聲捏着鼻子從方匣子跑出來，沙沙的雙火煤油燈的嘈鬧與人們議價和譁謔的笑語搗成一片，香精味與香煙氤氳着這小小的乾坤。最奇怪的當他腳踏實地剛抬起頭的時候，一位花斑斑的女人就

打他面前掠過，而且回頭釘了他一眼，似乎有些甚麼意味，雖然她的面部全沒有一些表情。

“對呀，”他想着，迷迷地，“這裏面一定有些意思。不，我得說一種恩澤，對呀，現在追前去，她一定在轉角處等候我，直接問她甚麼價錢不可以嗎？對呀！”

在轉角的地方，那個女人正在和她的女傭一起在選看着絲巾的顏色與質料，他木然地不敢動。奮足勇氣才勉強在離那女人的六尺以外的地點呆站着，眸子却軟軟地釘死那個女人，整個靈魂衝進了意淫的界線，邪念在繼續地滋生。

那位女人似乎存心撩弄他，似有意似無意地笑着抬起頭來碰了他一眼。

要不是那位不知趣的夥計來扮作恭敬的腔調問他需買些甚麼的時候，他這次一定敢上前去兜搭這一位私貨。然而在他搖搖頭，並再略一遲疑的時候，一位漂亮的少年從二樓鑽了上來，那位女人

就向他打招呼。

他重覆跑下二樓，在梯上用全目力望開去。

藍的，黑的，紅的，黃的，綠的，白的，橙的，棕的，湖水的，閃光的，捲曲的，斜線的，光亮的，皺褶的，動的，靜的，死板的，靈活的，縮小的，膨脹的，純色的，花斑的；週而復始，他重覆望到那個藍的，那真是一位動人的女人！這位藍色的女人，頭髮短短的，上面加一個白扣子，額子塗滿粉，白得要透明；從兩鬢的髮尖一直望開去，便延到紅紅的嘴脣邊。從橫面看，像是一個三角，從正面看，像是一個偏倚的完全的菱形……晃晃的燈光，紅綠的粉紙花，一切雜亂的的色調又開始在他的眼膜裏盤旋起來，刺激起來！

倘若周圍的東西留了在他的腦子裏的印映是走馬燈一樣的時候，他自己就是一根軸心，他的眼簾印着一對對旋轉的腳，一團團光耀的衣服，一條條透明的額子，一片片誘人的香脣，一顆顆攝入的

眸子，永遠在巡迴着。在這時只是肉與香，甜甜的，軟軟的！這時情炎與希望，大膽與畏懼，羞愧與決心，光與火，香水與腦袋，女人的姿勢，性交·呻吟，公司裏的鐘聲，又把他團團圍住。他擠來擠去，有時跟着女人，有時女人跟着他，又有時他給女人碰了幾下，於是又流進第二個色圈裏。

他心裏悔恨，爲甚麼沒有酒，否則也好壯壯胆，二來也可以請姑娘們喝一點；喝了之後把她們一個一個都要吻過，摸過。

他又悔恨他不生在外國，否則只要把錢掏出來，不相識的姑娘也可以碰碰杯子。微倖還可以碰碰嘴唇！偏長在中國，連握手的機會都沒有。

他決定要拿錢海租一個私娼當情人，一講好價錢就要握手。以後……他想着走着，公司的一切他完全看不到，他想着走着，搶眼的寶藍在地的眼中一閃，分明是那個藍色的女人，在電梯上慢慢地騰上去，她分明是那個藍色的女人了，他擡頭望

着。

第二次電梯上升，他也站在裏面，到他跨出了電梯的鐵欄之外時，那位女人已經不見了影子。他無奈買了一張門票，一直上了天台。

他看見她正在前面走着，似乎是先前那個，又似乎不是。遮過膝蓋兩寸光景的夾袍，白襪子，一雙半高跟的禮服絨鞋，頭髮剪得很短，薄薄地覆蓋着半個腦袋。他想：倘若這個是私貨，那一定是個很可憐的。爲甚麼連女傭都沒有呢？一個人孤另另地走着！不錯，那一定是很少客人的，否則她一定有個跟隨，而且有珠耳墜子，而且有……他一壁想一壁跟着走，倘若他敢再疾行三四步，那他的手就可以搭上她的肩膀。她當然也會笑着，露出兩顆金牙笑着問他貴姓，倘若他敢叫她一聲姑娘。

一前一後走十多丈路的光景，她似乎也發覺有人在她後面跟着跑了許久。當他正想鼓足勇氣的時候，她突然站定了，搨回頭望着他，參差的十

來個黃牙脫離了兩片紫膜的覆蓋。

“呵，呵”他幾乎嚷了出來，“醜！你這奇醜的賣淫婦！”

她不但不像是處女，而且不像一個可以接吻的女人：前額之大真是一個小冬瓜一樣，兩隻瓜仁般大的縫兒眼隱約地躲在兩道粗眉之下，他不敢再往下望，便掃過臉去似乎在望着天台屋頂的燈光。

“先生！”

“……”他不敢出聲。

“先生，可憐我，賞臉一下吧！”

“……”

這一追就追出了一位怪魔，他心裏已經失望得很，偏巧這位女人向他乞憐 在他真覺得有點滑稽。

“呵，你叫甚麼名字”

“阿金！”

“呵，阿金，”他胆大極了，右手摸着袋子，左手拍着她的肩膀，“好，這五塊錢你拿去，明晚在這裡等候我，我今晚有點事情不能夠……唔，好！你明晚再來這裡，阿金！”

他望着她的十分美麗而動人的後影不住地搖頭嘆息。

財已經破了五塊，他的最大的煩惱還未消釋。起初當他走出S公司的後門的時候，他直想立刻寫一封掏出愛情的真心的信給他新相識的李姑娘，“她一定不會拒絕我的，”他想，“兩個月來我不是爲她盡了很大的力嗎？”倘若李姑娘不行的時候，朱姑娘也好，朱姑娘當然比李姑娘容易得手還有呢，以前同學的英姊，現在似乎正站在三角的頂點上面，趙小姐聽說有了不幸的病，密司孔似乎太蠢了，密司雲瑞又似乎年紀太不對——這真是爲難。

“無論如何，Cop 是不可少的，再不 Cop 一個爽快，那麼，我一定會得了病！討厭的甚麼姑娘，

甚麼甚麼，總沒有光明正大來談愛情的心懷，全要虛偽的手段——”他把牙一咬，把雙拳一捏，“全要捏手捏腳的！全愛偷偷摸摸，都愛齷齪的！還擺她甚麼禮義道德大家名媛的臭架子！呸！”他狠狠地吐了一口涎沫，沿着柳堤直向東走去。他望着漂泊在東堤的那些星星的燈火，右手在袋裏摸着十五塊錢微微地笑。

十六年十一月八日於廣州

空白页

給廣州一個朋友

我的知心的好友羅君：

我憤憤地披上了外衣，戴上了帽子，加上了鞋套之後，又對着鏡子整理一回我那散亂的頭髮，預備離開一品香旅社的十一號房。

“到那裏去呀？”T君從牌裏抬起頭來問我。

“到共和去看看那邊有廣州的來信沒有！”我

用沉重的聲音隨便答了T君。趁W君M君和C君三個都沒曾追問我這句分明是假的答話之先，我已經蓬的一聲把房門掩上，管他們打麻將打到天光也好，或者叫野雞做樂也好！從一品香逃了出來，當然我不是走上到三洋涇橋的路去。踉蹌地走了幾步，雨花打在我的玻璃眼鏡上，我才知到天果然下得很密的雨。雖然不是太寒冷，可是我剛從燒着熊熊的煤爐的房間跑出來，驟然迎了幾陣冷的濕風，也打了幾個冷噤。一出到南京路，剛巧有一號的電車，我便從三等車卡跳上去。

“唉唉！我錯了！我萬二分錯了！”假使現在我還在廣州，我還在家裏，豈不是正在高興到了不得的時候嗎？豈不是正在和爹媽坐在四圍封密的屋裏，絮絮地談家常瑣事的時候嗎？唉唉，何必一個人在淒風細雨的路上走着呢，更何必一個人在舉目無親的電車上坐着呢！再不然，一個十四塊錢買來的小風琴也可以按按，有幾個最親愛的朋友

也可以低聲細氣地，邊在吸着香烟邊在談一些絕無範圍的閒天！唉唉！我何至這般沒趣，何至十一點多鐘才從一品香的惡濁空氣裏逃出來呢？唉，何苦，何苦來嘞！——車已經過了三大公司，外面兩旁的商店依然非常熱鬧。從凝聚着密集的粗大的雨點的車窗望開去，雖然除了商店的金的或烏的大字招牌之外，瞧不清楚還有些甚麼東西，但璀璨的燈光混合着紅綠的色彩在湧動的人頭上面散佈着，卻明明在報告這位孤身的旅客：丁卯的除夕到了，明晨便是戊辰的第一天哩！

哦哦，這分明是一種欺侮！這分明是一種欺侮嘞！你們愛高興！你們愛擁擠！你們愛忙碌！你們以為這將使遠方的游子在孤淒悲涼之中向你們露出羨慕！你們侮辱的目的算是達到了！呵，其實就是W君T君M君O君又何嘗不是對我侮辱呢？你們有錢，可以開房間，打麻將，叫野鷄，吃永安公司買來的大蘋果同 Cream Crackers，又可以叫茶房去

泡一壺上等的紅茶！好，你們享樂去！你們儘管享樂去！這種物質的享有就算與我無緣無份！我擯棄這一俄傾的豪語與歡笑，還讓我自己回去黑暗冷濕的住所去獨自慢慢地在咀嚼我固有的孤獨同憤恨！

從差不多到黃浦灘的一個站頭上來了一位手裏提着一束紙包的鮮花的女人同一個穿着長袍的青年男子。在他用手帕揩他身上的雨點的時候，我稍爲向左面逼緊一點讓出一個坐位在我的右邊給那位少婦坐，她正想坐下，那位男子突然抬起頭來嚷着：

“唔好坐啫，你睇佢個樣！”他一邊搖着頭一邊用兇狠的眼光瞪着我。那位女人也跟着站起來一隻手提着花兒一隻手緊執車頂懸掛的籐圈，身體跟着車的搖動而左右震蕩着。從他們的談話裏我才知道原來是同鄉。

我心中充滿不安同憤恨，她不久又輕蔑地同

時含有敵意地瞟我一眼，更使我燃起無名的怒火！同時我那充滿血絲的眸子也有意惡狠狠地同她的目光投撞。倘若我對面有一張鏡子的時候，一定可以看出我的耳朵是盡根兒紅到兩頰了！呵，我估不到上海是如此薄情的上海，更估不到在電車上會碰到兩位讓坐而不屑，儘向人橫加猜忌的好同鄉！唉唉！中國是甚麼一個體！中國人是甚麼一種民族！

“倘若在廣東，我一定要問你，你不坐便不坐好了，看甚麼我的樣子！你個不中抬舉的賤東西，你個不識好歹的下流人，你看出我有謀害你們的禍心嗎？你以為我想揩你那個女人的油嗎？你罵誰！”我在肚子裏罵出來了，然而這是一種他們聽不到的‘默罵’！實在說來，他們的衣服也比較我的衣服漂亮一點，他們的金錢也自然比我多得多；他們是在上海享福的，至少也是一個在上海做生意的商家，有錢的虹口居民！我一個不幸的失業

者！我一個不幸福的流浪人！我一個追尋理想的快樂的幻夢者，我是幸福的乞兒！何心同他們計較呢？你們勝利了，我的好同鄉！

車到靶子路，我挪了那身上只剩十三塊錢的不值錢身體下行人路之後，眼前一切都覺得非常模糊，不曉得是眼鏡着了雨水還是眼臉內擠出了賸餘的熱淚！在身上掏一條舊手帕揩了一會，才喪氣地奔回住所，雨花擲下衣服上的聲音滴滴打進心裏！唉，離鄉之哀惱麼？夜雨之哀惱麼？

北四川路的繁華，也與時俱增！！我十四歲那年來，這裏不是兩道短牆，裏面不是兩排小房屋嗎？我每三天兩天給我媽媽到靶子路口的藥店買藥材，走過這裏也不曉得多少次了，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十七歲那年到北京去路過上海的時候，我忽忽跑過，只覺得多一間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其餘也沒有變動。這次二十歲（不，現在差不多夜深一點鐘，我要變了二十一歲了！）再來的時候，呵，一

一切都發生莫大的變動了！兩旁的短牆與矮屋已經消滅，憑空却添了這許多大旅店大跳舞場以及售賣有錢人才買得起的物品的的大商店！連影戲院都添多兩三間。唉，這種我們可望而不可即的文明呵！——我一路這樣想着，給叫人賭博的呼喚聲“裏廂來呀，裏廂來呀”地送我進黑沉沉的崇業里。

進了狹小而空氣惡濁的房間，忽忽把門關上之後，才發現水壺裏的水早已冰冷的了，想喚茶房來沖點開水，可是喚了兩聲都沒有人答應。

“阿胡！阿胡！”我再喊了兩聲，依然沒人答應。我靜聽一回，分明他和其他兩個茶房在賭博，呵，爲甚麼不理會我呢？對了，他大概知道我是來搭M君住的吧！大概估量我一定不會打賞他的吧。對呀，對呀！“你好大胆，你配呼喚誰？”我似乎聽他同他的同伴開始譏笑我了！他真聰明，他明知我不能發脾氣，也不敢發脾氣的；就不理會我也不甚緊要！他本是爲錢而服務的，我沒有滿足他服務的條

件之可能，又怎好輕易呼喚人呢？這的確是自取其咎呀！

冷冷地吸上兩枝香烟以後，還沒有覺得眼悶，就打開日記簿寫今天的日記：

“今天同他們跑來跑去，终于在五時左右，才決定在西藏路一品香裏開了一個三元三角錢一天的一個房間。

“晚餐喝了好一點白玫瑰。

“十一時，他們還要叫野雞，打麻將，我一心逃了出來……”

只寫了這幾十個字，便覺心緒大亂，再也寫不下去。茫然地重溫今天所遭遇的一切，更覺得憤恨不過，百無聊賴之際，只靜聽外面一陣緊似一陣的雨聲。一會又換上一枝香烟，漫無目的地翻動這本日記以前所記的，無意中發現在船中所記的一段：

* * * * *

“兩夜來都不曾得佳夢！前夜夢到S妹愁顏對着我，似乎想訴說些甚麼；昨夜夢到我和人死戰，似乎很危險。這兩個夢想來都有一點象徵的意味。雖然是不足憑信的！哦哦！S妹喲，你且別愁顏相對，且看我血戰歸來，那時再說！那時再說！”——一月十二日。

再往上翻，又在一月九日的日記裏發現下面那麼的一段：

“前晚(昨日上午三時)寫完日記之後，在我和她的照片上題了一些字樣。題後我呆望了半點鐘，我心中，這飄身在海洋之上的我心中呵，真感到一百二十分的淒涼！忽忽和他們一別，此後相見之期不知在於何日！廣州的一切喲，這醜惡的一切喲，我離別這些不快意的東西，一方面心中感到快樂；一方面又感到淒涼！而且呢，此去當然是冒險去的，工作一定能尋得嗎？S妹一定能來上海嗎？誰都不能作個肯定的答覆喲！不過一個人也不能胆小

如一颺，一步不敢動的，此行是去找尋幸運，（假使工作能解決，S妹也能來上海。一切都如我那‘寫在我們的誓詞之後，’我真能够一帆風順呢，此去的確是尋求幸運的呀！）然而幸運之於人正是那般漠然的，保不穩我剛剛尋到幸福之對面去！正是莫心的‘風雨深宵’結尾時所說，‘惟有委身於定命，一任飄流吧’！總之，我此行的動機是向上的，決定的，勇猛的，正如戰士上陣，絕無反顧之理！後事如何，只好等‘下回’才能分解了！呵，這使人戰慄，使人震顫的‘下回’喲！我伸開兩手在迎你！”

唉唉！在船上我雖然一方面痛快於離了我討厭的廣州，一方面；對於將來還未能完全信任，然而還有向上的勇氣，還能自擬於戰士之上陣！可是從十四日到現在，到了上海一星期多了，我看見的我接觸的除了醜惡以外，一些兒也莫有！廣州只叫我討厭，上海還叫我痛恨喲！

我要早知上海是這個樣子的時候，我真不來

了！我同牠一別三年，估不到牠更比前墮落，墮落到不成樣子！可憐我在廣州下船之後，當晚就有這麼一段記載：

“送船的都紛紛去了。

“我民國十四年同覺吾到北京，那時心中是充滿求學的熱忱同將來的期望；這次十七年又到上海，同時又充滿將來生活的流蕩同戀愛之能否完成的憂念！唉，‘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李後主真沒說錯，他唱得真動人！‘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已經盡把我的心情描出，這一句怕真要把我的全人生全命運肯定了！呵，真的完全肯定了！然而偏要在‘長恨’的人生中尋求短期間的適意或快樂；在‘長東’的河水中尋求向西，南或北的支流，也未始是絕對不可能的吧！到此期間，我不能不自己安慰自己了！自然，除非你不想，想起來也只有‘自慰’之一法！這次，拋開了一切，走到人面生疏的上海，職業的確會發生問題的呀！雖然未

慘然攜了一個皮包跳上三年濶別的海，到如今已經九天。不但光明的陽光沒有見到，反而許多醜惡的印象紛紛把我的腦兒佔盡，使我不知何適何從！思想的全部都呈杌隉而昏亂的無政府的狀態！

* * * * *

在廣州昌興街巴黎餐店右排最後一個長方形房間裏，我同S妹默然對坐着。

棹長約五尺，寬約二尺多，照兩旁擺的椅子數來，大概是供給七八個人用的。房的正中懸掛了三盞電燈，然而光並不強。一瓶無香的鮮花，沉寂地站在棹上，和一些七零八亂的刀叉匙子調味瓶及盛着冷菜汁的碟子等等不規則地排列着。白魚油塗着的凸花木壁上面掛了許多畫鏡，天氣十分和暖，我和她都因早上太冷的原故穿多了衣服，我覺得混身發熱，而她也兩頰緋紅的。

自從我們倆受了他們的冷箭以後，沒見面有四五天了。為避免無代價的犧牲起見，我們寧享受

短期隔離的痛苦。是我昨天約定她今天先在中央公園會面後同到巴黎餐店叙會的，今天我三點半鐘在公園一進門口右手邊東角的長椅上坐着，不到一會她也就來了，手裏拿着一張普通的宣傳刊物，穿着灰絨長袍和黃皮鞋，頭髮是鬆起的而兩頰就像平時那麼紅紅地，一雙大而靈活的眼睛左右張望着，我起身招呼，她便低着頭走了過來。因為巴黎人少清靜的原故，我們並着肩跑到這邊來。一路上都沒有出聲講話，似乎這許多天沒見了，我們有許多許多的話要互訴，而且關於我們的前途更有許多話要互相交換的，都要等到了幽僻的場所才能吐露一般。她今天也滿正經地，一點笑容都沒有，不同平時專愛說笑話。有時我們彼此的視線一接觸，似乎／衆都想露笑容而其實又不是的，只管低着頭望路走。

火腿蛋同鐵扒鷄都吃過了，我們終於開始那我們半願半不願的談話。

“S妹，你再吃一點東西罷，這恐怕是我們在廣州同吃西餐的最後一次了！”

“不吃了，飽得很！”她言下大有悽意。“你要到上海去嗎？”

“呵，是呀，你怎麼曉得的？”

“我當然會曉得！”她在這一俄頃間似是復展她平日嬉笑的媚態！好，呵，你當估你的事情行動等等，我全是懵然的嗎？你要去上海，你媽不許你去，是不是？”

“哈哈，哈哈，”我笑了出來。“那不用思疑，一定是W姐說的了！不過那時——”我吸上一枝香烟。“那時我向媽媽說的時候是當玩笑說着的呀！那時W姐在坐，六姑也似乎在坐呢。媽……那裏不許我去！定是W姐生安白造的了！”

“不是！”

“你說我去上海好不好？”

“那個曉得你好不好！”她玩笑戲謔的故態又

發作了。然而不上一會兒便轉了面容，悽咽地低聲地說出兩個字：“好的！”

“對了！S妹！W姐她們真是估不到會弄假成真！說了當玩兒的居然會實行起來！現在除了你知道我當真要去的之外，還沒有第三者知道呢！爹媽當然也不能阻止我，因此我想到買船票時才告訴他們。我只說陪T君去上海玩玩的，不到過年就回來，他們諒來是不會阻止，也不能阻止的！不過我還有許多事要同你商量，這些事妥我就毫不用回顧地便去了！”

“你當真要去嗎？”

“你還當是假的麼？”

“你當真要去？”

她這一個重問問得我毛骨悚然，全摸不着她是甚麼意思。我斂了笑容情深地望着她，默然不能答！彼此的眼睛都充滿眼淚了。我站在她的身邊俯着身軀，她突然站了起來，但又似無力而欲倒的

樣子，我一手抱着她，嘴唇直向她的嘴唇逼近，她也兩手緊緊地擁着我，全體脗合地接了一個二十秒鐘以上的長吻！

“你能去是好的！”

“唉，S妹，否則也沒有出路呀！”

侍役把紅茶遞來了之後。我回到她對面的原坐，替她加下了適當的糖塊，一面大家喝着茶，一面我從薄絨外衣的左袋裏掏出兩包用白信封套着而沒有封口的東西來。

“甚麼東西呀！S哥！”

“你細心看看！”

她接過了我草稿的那篇‘我們的誓詞’同我寫的那篇‘寫在我們的誓詞之後’，先用手指摸捏了一會兒，才慢慢拆開。我拿出一枝自來墨水筆在等候她。她熱情地一口氣讀了之後，又在那精警的地方重讀了一遍，把她的名字顫顫地寫在誓詞下面。

“你一切都決定了？”她這句分明是不用答話

的問語。

“你看我的計劃怎樣？S妹！”

“好的！”

“你能通盤依照我的計劃嗎？”這也是不能否定的問語，可是她到底迸出了一句：

“呵，S哥！”

我們又靜默了一會兒。

‘唉，S妹，你能體貼我的心，實在是最好不過的事！不過有一樣我依然不大放心，就是我去之後，難找這個照料你的人！這幾天我沒機會見你的面，固然時常在思念着你，但替你打算為你憂的時候更多！我不是怕你做甚麼壞事，實在社會上互相陷害互相傾軋的人太多了，你是少不更事的，對於世人的毒辣還不大懂；而且你以前的放蕩和荒嬉也有點走錯了路！’我十分感謝離別將給我以坦白動情的說話的機會。她一會兒低着頭一會兒望着我的緊張的臉部，我的聲音更放低一些。“S妹，他

們對於無辜者的摧殘的確是很厲害的！即如這次謠言之來，都由於我們平日全不提防的人們傳播的，真使我猜不出，他們是有意如此還是無心如此？我自己尚且防備不來，你一個人豈不更難抵禦嗎？”

“.....”

“我預算把你託給羅君，我請他照顧你一切，請他指導你一切。你萬事要盡量同他商量。我在外或者會比較安心一點！臨到有特別事發生的時候，慢的可以寄信來，緊急的可以打電報來，我自然有相當的辦法。”

“時候不早了，遲了回去恐怕他們又思疑了。”她看見壁鐘已經差不多六點鐘，慢慢地對我說。

我們站了起身，把棹上的東西收拾好了，我重復摘下了帽子，在她的額上，脣上，頰上，啣了數不清的許多短吻。她的眼睛忽然流出了兩道眼淚，我也覺得慘澹的烏雲氤氳着我們的四週，半晌都說

不出話來！

“算了，不要這個樣子了，此一別照我看來最多不過三四個月，那時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聚首，才能毫無顧忌地走我們人生之大路！現在只要你能樣樣都依我的計劃，你在廣州等我的電報吧！我此去上海，用盡我的氣力來應戰，用盡我的才智來規畫，你在廣州好好的，不要叫我擔憂！你所遭的不幸同侮辱，我總得給你報復！我說過，我將永不再見廣州之面了！”

“S哥，我也想永永離開這裏！”她附和了我的話，我們又擁抱了一回緊緊地，才一齊出了昌興馬路，向南走去，

* * * * *

唉唉，想起這麼一段往事，真禁不住有些心酸！冀圖到上海的熱念真是同時間一齊在空中飛跑到無限大的無窮極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有灰心與回憶。到上海或者可以說是到外國吧，上海的

租界裏邊的居民可以說是華僑吧！唉，南京路血跡真是一點也沒有，你走過這裏，永不會得到任何一種暗示令你聯想到這樣的，這樣的地方乃是殺人之地呀！其實又沒有甚麼不同的地方，怎能禁人家忘記了呢？譬如有人向我說，北四川路乃是越界築路的，當初曾激烈地反對過。我一定不信，就像你對我說，（假使你的記憶力特別強的時候）南京路是曾殺過人的一樣！爲甚麼那個地方沒有紀念碑；或嵌在壁上，嵌在地上，或懸在馬路當中的一點標識呢？倘若這些中國人不是華僑，這裏不是外國，而你的話又是真的時候！——然而我的灰心又非此一端的，我對於上海的憎惡和對於牠的醜惡的認識自然又經過許多的原故。

在無可如何之中，我不免要深深地回憶我這居住慣了的廣州！X黨於我並無興趣，就如這次焚燒了永漢南路一帶的房屋，對於我又只有漠然的感覺，不曉得因爲我和永漢南路的商店不發生關

係，還是我的感覺特鈍？然而廣州之令我厭惡，還是一樣的！暴動也是糊裏糊塗，不暴動也是糊裏糊塗，於我們的愛憎可並無關係呀！——呵，我依然一樣樣把廣州的東西回憶起來，似乎是痛恨又似乎捨不得，我對於廣州，莫非喲，莫非還有些戀棧嗎？

回去吧！回去吧！那邊有爹爹和媽媽！那邊有許多朋友！那邊有一個幾十塊錢的職業！尤其是那邊還有我的愛人！回去呀，回去呀，回去做一個無知的牛馬！回去忍氣吞聲！回去自認失敗！回去打厚了臉皮讓一切人們譏笑！回去對着一切醜惡的鬼形鬼相！唉唉！

不行！不行！我不能回去喲！S妹眼巴巴地望着北行的我，此次教命運之神拖了回去，莫說她是怎樣的失意與悲傷，就是我自己也無顏，呵，那止無顏！那止無顏！我將怎樣見她的面？我將拿甚麼話對她講？

我在一來一往只能走五小步的樓板上踱來踱去，皮鞋的沉重的聲音踏在地板上谷谷地響。要不是今晚是除夕，樓下的人們到現在差不多四點鐘還在賭博的時候，我怕要早遭呵斥了！

無奈何，頭倒在枕上，眼外分明顯着“我們的誓詞：

“我們無論如何，永永相愛！無論何種惡勢力來侵，我們將以我們共有的血，共有的生命，來擁護我們的愛情！”

跳舞場的悠揚的比牙琴同懷娥鈴，在雨止之後的深夜的冷空裏高低急徐地在跳動。我感動極了，想哭又哭不出眼淚！

* * * * *

一陣密密的鈴聲把我從悲傷的夢境裏喚回，我看看手錶，已經是十一時半了。外面棹椅搬動的聲音，上下樓梯的聲音，嘈雜得很，再也睡不着，便穿上一件絨線背心坐了起來。用冰冷的水略漱了

嘴，燃起一枝烟捲。這時 T 君剛從他的房間跑過來，見了我頭一句便問：

“你又在想甚麼？”

“我在想一個女人。”

“真的？你有了愛人嗎？”

“對了！你看我的指環！”

“哼！”他似乎是嗤之以鼻的神氣。

“信不信是由你！”

“你倘若真有愛人，爲何不把她叫到上海來跟你住在一塊兒？”

“呵，不一塊兒就不算是愛人麼？”

“對了！不住在一塊兒就不算得！”

“那麼，我即刻去叫去。”

“去那里，四馬路？”

“你不用譏刺，我沒有這筆閒錢！而且也不會這樣摧殘女性！”

“你真笑話，在上海玩玩野鷄也要發生道德關

係嗎？不過你沒錢罷了，否則環境也要逼着你去呢！”

“對了，這原是有錢的罪過！”

“倘若個個學你一樣，那些野雞豈不是要一齊餓死？”

“那麼，還是去嫖的好！”

“難道於道德有損嗎？”他帶有一種凌人的驕態，睜大着眼睛，收縮着上脣不住“哈哈！”

“不講在上海嫖野雞，就是在中國把中國賣了，也不見得對於道德上要負若何的責任哩！一樣是環境逼他，倘若他住的屋子，坐的椅子，睡的牀子，一切都是金造的呢，也許他就會不賣國的！”

“對了，這就是順乎自然的人生觀，像你一樣嗎，瞎吵胡鬧地在說甚麼要提倡刻苦主義？哈哈！哈哈！”他略停一下，拿梳子對鏡整髮。“哈哈！哈哈！刻苦到愛人也不曉得那裏去了！”

“我說你又不信，我的愛人就在廣東！”

“廣東？東堤？陳塘？珠江艇上？”

“放你的屁！”

“甚麼？呵唷唷！”

“我誠實說給你聽，我的愛人在廣東，她是一位純潔的姑娘！”

“她可會來上去嗎？”

“怎麼不來！我的工作解決，我就叫她來上海，或者……”

“你又說上海太使你憎惡！”

“何止憎惡！簡直是痛恨吧！”

“唔——”

我跟你說吧，羅君，我痛恨上海就完全在比較兩字的作用上：一走到租界，五光十色，喬麗堂皇，見了跳舞場我不能進，見了餐店我也不能進。其餘的商店又不是賣我所需要的東西的地方；牠不止地方不是我們的，連其餘的都沒有我的份；我那得不痛恨。如果出了租界，走進中國人的地方，那麼，

我不說了，免得招氣，總之也是痛恨！痛恨！呵 你倘若還不满意，我便舉兩件事說給你聽吧：第一，那些帝國主義者不曉得存了甚麼心，這條叫南京路，那條叫北京路，這邊又一條四川路，那邊又一條浙江路，似乎整個中國，都變了他們的租界一樣！再呢，你只要一瞧見我們這不爭氣的同胞 就要氣死！人家走路是挺着腰的而中國人走路是半死一樣，有些還拖着辮子同圍裙！你又不記得了嗎？四川路外面幾度橋上站着像石碑般的是外面兵；回頭又看看開北或十六鋪的那些“民衆的武力！”你倘若仍然不满意我痛恨上海的原因，就請你想想每日的經歷，你說那時那地不充滿欺騙奸詐淫亂的行爲呢？一品香的茶房，第一句就問你要不要磨鏡子？十回坐電車要有八回叫賣票人揩了油去的！廣東人坐黃包車，動不動就要被敲竹槓！三大公司的天台，野雞可以胡纏一些男子，馬路外面夜深時更可以‘拉夫’！唉！這些是甚麼東西！

“你說廣州豈不比較好些？”我補足一句，把烟頭扔了。T君沒有出聲，回他自己的房間去。我獨坐着又在打算將來三問題。

“無論如何，至少要三百塊錢才能叫她來。來了之後又不能在上海讀書，即使可以在上海讀書，每月至少至少也要三十塊，我自己要三十塊，寄三十塊回家去，呵，到那裏去找每月九十塊錢呢？眼前的三百塊又怎樣打算呢？在正當職業之外加上賣文稿吧？……”我自己也覺得好笑了，無論自己的文章不值錢，沒人買！然而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想賣文度日，那也太妄了！我自己同時又覺得好笑之中更有些奇怪！為甚麼在廣州時以及在船中時總覺得樣樣事都很容易的，一到了腳踏實地又覺得每樣事都是如此其難的！唉，我的熱情太盛了！我的幻想太熱鬧了！

洗過臉吃了飯之後，W君和M君連笑帶講地跑了回來，兩張臉都是青青的，眼皮兒打了皺，

顯然是昨晚嫖野雞時睡不足和性的蹂躪太多之故了！T君也跑了過來，大家在談自己一經過，看他們的歡躍與豪氣，實足打倒帝國主義而有餘！我自己想想，除了要借四塊錢給我的三叔外，袋裏只剩下五塊錢。因此也不想聽他們的高談闊論，只顧低着頭在寫信給廣州的你，羅平哥，同我那可愛的S妹。

“喂，百宜！你方才所說的話倒也像有點道理，現在聽見我們講這些東西，你又要扮聖人了；其實這是你初到上海的原故，以後你住慣了，一定不會覺得甚麼！”T君忽然向我說了這幾句話。

“是的！我沒有望他。

羅平哥，我的最親愛的而頭腦又最冷靜的羅平哥喲！我現在應該怎樣呢？逗留在上海，還是垂頭喪氣跑回廣州？唉，唉，唉，這是何等痛苦的事體呵！

你的親愛的百宜，於上海。

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舊曆元旦。

最可憐的女人

在C跳舞場裏，我和R君面對面坐在一張小圓
棹旁邊。

“你要吸煙麼？”R君抽出一枝香煙遞給我。

“不抽了，我的頭昏得要死哩！”

我真不明白 C 君爲甚麼那麼歡喜到跳舞場
去。拙劣的嘈雜的音樂；昏熱的濁重的空氣；活屍

一般的，裝出令人肉麻的騷態的，給紅脂與白粉和美麗的衣飾包裹着的舞女；這一切，有甚麼可以令人愉快的呢？但C君和L君每次去總要硬拉最討厭那里的R君和我兩個去。

Waltz 跳完了，燈光恢復了原來的顏色。

C君和L君回到座位上，氣憤憤地對L君說：

“真倒霉！你看過對面去，第一行第三個，我剛才就跟這木頭般的黑東西跳了！跳到一半我真想馬上跑回來，我真沒有碰過，沒有碰過！簡直是一塊黑木頭！”

“所以要你可憐她了。可憐她吧，她是廣東同鄉呢，你看她，一晚上簡直不到三個人跟她跳。”

“可憐她？那才是笑話！你曉得就是同鄉也該明白我到這裏是求快樂的，不是來做慈善事業的。”

音樂又像晨雞一樣在微弱的光線中亂叫起來了，C君這次挑選了一個日本舞女，他的新舞侶正

坐在那塊黑木頭旁邊，當他走過去的時候，他像是故意要復仇，對她望了一眼。但當她站起身，用微笑的眼睛去歡迎他的時候，他的手却伸到別處去了。她又失望地鼓滿兩腮的怒氣坐下。

“喂，R，你也覺得她可憐麼？”

‘不，不覺得可憐，不過和C君的意思不同的。’

他舉起杯子喝了一點檸檬汁，於是我們的談鋒轉到離跳舞很遠的地方去。

我們在談着怎樣的婦人是最可憐的。

“那麼，照你的意見，”我說；既不是余美顏，又不是馬振華，是一般小說裏面的女主人翁？是茶花女？是 Darling’

“唔，也許——但仍然不是我覺得最可憐的！”

“那麼，你該告訴我一個你以為最可憐的女人了。”

他好一會兒沒有出聲。

後來，他終於告訴我了。他先對我說明廣州的芳村的一個癲人院，於是他便開始敘述出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我的二姨，她真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他苦着臉說：

“在她七歲那年，左眼生了一個瘡，因為我的外祖母不信西醫的原故，竟每天叫她吞下一碗黑黃色的泥漿，直到真不能不去請教西醫的時候，她的左眼已經瞎了。我做孩子時是最怕看她那個眼睛的，縱橫的紅絲絡滿佈在眼白上面，眼皮是可以睜開的，但裏面却沒有瞳子。

“她十八歲那年出嫁了。因為稍為可以過得去的人家都不要這個破相的單眼姑娘，所以就嫁到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裏。她的夫家姓張，她的丈夫是一個做挑夫的苦力。他每天一早拿了竹槓同麻繩站在西門口等候有主顧來僱請他去挑東西，或者那左右的木器店招呼他去搬運木器。他每年有

九個月赤着膊，有三個月穿着一件夾的短衣，至多也是一件舊而且爛的短棉襖；下半截自短褲以下永遠是赤着的，一天中只有在晚上從洗腳的後院走到牀邊是穿着一對破襪履。

‘他的身體看來似乎很壯健，在右肩上有一塊像駱駝背脊一樣的肉更特別發達地生長着。但是不幸得很，在二姨嫁給他的第五年就死掉了。他贖下給他的妻的只有一根麻繩，一根竹槓，和一個三歲大的女兒。

‘她那時還很年輕，可以拚命地工作，那一個很有用處的眼睛在那時每天只有五個鐘頭的休息罷了。靠她工作所得的錢來吃飯的不止她自己和她所最珍愛的女兒‘阿女’，還有她丈夫的媽媽，還有從遠房本家過繼來做她的兒子的一個兩歲的男孩‘和尚’。

那時的女人的唯一職業是‘做繃子’。這種繃子的做法是用一塊紅綾，捲在一根木棒上面；其餘的

三面都用木棒或小竹棍繃得緊緊的，然後用針穿了極細的絲線，把那些比較粗的金皮線釘在上面，釘成字樣或者草花人物，有時還要添上一些五顏六色的織錦。戲班的門簾和神堂裏的長簾都是她們手織出來的。不過這種東西需要不多，而做的人却很多，所以工價很低，一天忙到黑也不過得到兩三毛錢罷了。

“這樣過了十五年。她還是依然一樣地勤力工作着。雖然她的背脊彎曲了，她的額頭皺了，她的兩頰也瘦削了，她的頭髮也灰白了，但她從沒有說過一句怨恨的話，甚至沒有向我的母親嘆過一口氣。例外的是她婆婆死那回她哭得很悲切。

“那時，我的表姐阿女也長大了，並且長得很美麗。我的表哥和我一起在光孝寺那間第七高小上學了。我非常愛到他那里玩，二姨也非常疼愛我，她時時給錢給我買糖吃，又給錢給我們去通靈臺看影戲。那時我們兩個人只要八個銅板便可以

入場了。

“這樣又過了一年。和尚表哥因為沒有錢讀書，便到西門口一間木器店作學徒了。當他的命運被這樣決定了的那個早上，我依然和平時一樣地在七點多鐘去找他上學，只見他一個人站在神廳的八仙棹前淌着眼淚，我問他他不出聲，後來二姨走出來，很淒涼地對我說：‘你一個人去吧，他以後不讀書了。你好好地用心攻書，將來我們也許要得到你的好處的。’那是我見她悲傷的第一次了，她的苦臉在我的心裏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在那年，表姐就嫁了一個姓崔的米店老板。我跟着媽媽到她那里道喜的那天，她很高興地跟媽媽說：‘和尚現在總算可以自己找飯吃，阿女也有了着落，我的心此後可以放下了！’她還笑逐顏開地給了我許多桔子，糖人，糖椰片。

“大概是她的負擔輕了，同時她的能力也消失了吧？她工作所得的錢就一天比一天少，甚至不能

養活她自己了。她常常要到我的三舅那里去吃飯，因此惹得我的三舅母對她發出了許多閒話。從這時起她那張憔悴的臉上就永遠有點悲苦的痕迹。

“那是她守寡的第十七年的春天了吧。她的女婿因為嫖了不乾淨的女人的原故，在龜頭上面出了一個毒瘡，那就是廣州俗語叫做‘出癩’碰着這個症十個有九個是要死的。況且他生在那個部位，於是她的女兒又跟她陷在同一的命運之中了。據我想，阿女表姐的遭遇還要悲慘呢，她有了丈夫僅僅八個月罷了。媽媽勸她要將阿女改嫁，不要再像她自己一樣誤了一生。起初她是固執着不可以，後來再勸她，她又去問阿女表姐，阿女表姐沒有答她，只是哭個不止。後來才明白，那是阿女已經懷了胎的原故。

“那個沒有父親的小生命剛出了娘胎的時候，大家絕了望。二姨更悄悄地走到別個空房間裏痛哭着，因為又生了一個在她認為不值錢的，不受人

尊重的女孩子，沒有承繼香煙的資格。

“她給這孩子取了一個名字叫‘阿珍’。是別人雖看賤她，她却珍貴她的意思。但在阿珍兩歲那年，阿珍的伯父却向二姨提出兩個條件來了：一個是准阿珍的母子在他的房子裏面住，不管她們的飯餐；一個是叫她們搬開住，每月給他們十塊錢。照二姨的主意，結果是依了第二個條件。她們顯然是受騙了，每個月十塊錢實際上是每個月五六塊不定，阿珍的爸爸有一半面份的房屋却叫她伯伯獨佔去了。二姨帶了她的女兒和她的外孫女住在一間比豬槽還不如的一個小黑房裏，那時和尚表哥在一間專門供給那些車夫苦力喝茶的食物店當夥計，一個月可以拿兩塊錢回來給她們。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那天上午兩點鐘起，X黨便在廣州暴動了。不論在甚麼地方住着，都聽得到皮皮拍拍的鎗聲，都望得見那在四處逞着威風的火光。血腥的臭味，滿佈了廣州的街道，

一縷縷的黑煙凝聚在天空，像雨前的烏雲一樣慢慢地馳騁着。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偶然也會有令人心碎的淒怨的哭聲陣陣地闖進耳鼓。——這都是令在廣州居住的人們想起來便會不寒而慄的。但在這一幕大悲劇裏面，我真想不到二姨也扮演了一個不重要的角色。

“暴動到十三日午後，可說是完全停息了。贖下來的只有軍隊把整百整千的X黨殺戮的鎗聲。

“第二天，我和一個朋友出去四圍找死屍看。不論是頸子上有紅帶的，沒有紅帶的；或者是剩了半邊頭殼的，肚子開了個大洞的，一隻大腿燒了變黑炭的，全個背脊變了青紫色的；或者鮮紅的血，或者模糊的肉。我們都將來當作藝術品似的一一欣賞過了。我和我的朋友都承認我們是殘忍的欣賞者。

“回到家裏，在母親的房間裏我看見二姨坐在牀上，一張棉被把她的下半截圍住。阿女表姐坐在

旁邊淌眼淚。

“二姨！我叫了她一聲。

“她沒有答應我，只用她的加上一個青黑色的圈子的眼睛望我一望。跟着母親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無言地走了出來，裏面哇的一聲，她又哭起來了。跟着表姐也大聲叫起來。她們嚷的是甚麼我聽不清楚。

“後來我才知道，在暴動的第二天，她們的阿珍叫一個脖子掛了紅帶的漢子抱去了。至於抱去的原故是因為她們把兩年工夫積蓄下來的九十三塊港幣和阿珍的一對金鐲子藏在阿珍的棉襖裏面，叫那個人一摸就摸出來了。表姐那時坐在地下打震不會動，二姨想上前去搶，那個人拔刀出來，嚇得她昏倒了在地上，半天不省人事。她們能够在這樣的窮困裏面積下了九十三塊港幣，那真是令我吃驚，這次的損失當然把她們的心血都挖出來了。何況連阿珍的屍首都找不到呢？

“第二天，我剛起身，在神廳看見她一個人坐在那里。

“‘你說是不是呢？我真不應該把錢放在她身上呵！’她說出來了，但是她的眼睛是發楞地直望着，似乎不是在跟我說話。我不由地毛骨悚然。

“‘二姨！’我叫了她一聲，她動也不動，也沒有答應我。那時我的心難過極了。

“那天晚上，我突然被一種接連不斷的洞洞的聲音驚醒了。棹上的小鐘告訴我已經是夜深三點鐘。我穿好衣服跑下地，走到神廳就看見二姨跪在地下，她的面前擺了一張茶几，上面放着一個插滿線香和一對蠟燭的香爐。洞洞的聲音就是她的前額碰着地磚發出的。

“第三天，她的額上就青黑了一大塊。

“第三天晚上，我又被她驚醒了。此後十多天，每個晚上三點鐘以後我就睡不着，直到她被送進癲人院以後。”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上海

空白页

兩個沒有靈魂的人

瓦缸街是廣州一條最僻靜的小街。牠的東頭在觀音山的腳下，西面接連着盤福路。破壞的矮屋，用灰粉塗在破洞的壁上，用沒有一塊完全的瓦筒砌成屋頂，很擠擁地傾斜地站在那里，等牠們的末日的降臨。差不多到了正午和黃昏的時候，這條街的頭頂就凝聚着一縷一縷的微弱的臭煙，比平

時所發出來的臭氣還要厲害。除了這兩個煮飯的時間以外，這裡是很寂靜的了，寂靜的跟死了去一樣。白日裏，沒有做買賣的人從這條街走過，甚至連那個賣薄荷糖的小孩，因為他們知道這裡是沒有主顧的。晚上，更是連半個人影都找不出來了。這裏不止沒有街燈，連一個點燈的人家也沒有。除了那清白的月亮偶然寵幸到這裏之外，簡直完全是給黑暗佔有了去。雖然這裏還在市區之內，但你却找不到一個警察的影子，大概因為這裡不需要他們的原故吧，如果一個陌生的人因為走錯路而走進了這條街，他一定會思疑這是一條剛被瘟疫之神蹂躪過的街道，這裡的人像都死光了的。

但是實際上這裡住着百多個活人的，他們需要糧食同空氣，跟中國最有價值的人沒有兩樣——而且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孩子。男人的職業是拉柴車，做苦力，做小工，拉東洋車，割草，挑水，做騙子，做小偷，做乞丐；女人的職業是用兩條腿

插在泥裏面摸茨菇，拾田螺，有些是幫助城外的農夫挑水淋菜，有些却跟丈夫們一齊去做小工；孩子們的職業是拾煤屑，拾爛布，或者挑碎泥。他們在各種景況下面爲自己的生命工作着，沒有別的希望，也沒有甚麼怨言。他們不會去找點特異的花樣來令生活添多點趣味，也不會去自尋苦惱。他們只無言地工作着，像是不會說話，也沒有意見發表出來。

在這條街西面盡頭的那間只有半邊瓦背的房屋住着的毛松，他就最歡喜這裏。因爲他的褲子在屁股上面穿了一個大洞，走到別處是要碰到厭惡同鄙笑的，但在這裏，別人從沒有向他施過難堪的舉動。

和他住在一起的是一個跟他一樣專門伸開手乞求別人的憐憫的人，叫阿冬。姓甚麼本來連他自己都不曉得的，後來給毛松逼得沒法，自己硬造着說姓王。

他們兩個，同樣是長得很長，藏滿污垢的頭髮；同樣是塗滿黑泥，黃瘦到比猴子還瘦的臉。兩手和兩腳同樣是塗了黑漆的扁木棍一樣，細到令人害怕的。——所不同的是毛松生了滿身的小瘡，而阿冬却在右眼底下生了一個茶杯口那麼樣大，內陷的瘡口整天露着紅色的腐肉同黃色的臭膿的毒瘡。——此外，他們的要求同命運，完全是一樣的了。

當他們初到這裡的時候，他們的住屋只有半個屋頂和兩堵爆裂着很大的縫兒的牆，滿地都鋪着凌亂的方磚，他們用了半天的光陰，把地上的方磚整理着，砌成兩堆三尺多高的牆，現在，他們有了四堵牆了。

自然的。他們時常要捱餓。當他們不能得到一個銅板或者一寸鍋巴的那天，他們都無言地躺在那塊麻布上面，讓飢餓來虐待他們。

“你覺得很難過麼？”阿冬在半夜醒着的時候，

常會這樣問他的朋友，他曉得毛松也是不會睡得着的。那時靜默的天空正點一盞圓圓的燈和許多隱約的小燭在照着他們，四邊的鳴蟲又在唱着迷人的溫柔的睡歌。

“我不餓，我昨天吃得太飽了。你瞧，半邊芋頭，一碟有許多油的青菜，差不多兩碗飯。呵，你吃過許多東西麼？我現在還覺得飽飽的呢。明天，呵，如果明天我得到這許多東西，我想我自己一定吃不完的，那時，朋友，你可要分嘗一點麼？”

“不錯，我也覺得不大餓呢！”

於是他們又不出聲了。他們都假裝着睡熟。其實都睜大眼睛望着天空由黑變灰，由灰變青，由青變紫——直到太陽鑽進他們那三尺寬五尺長的臥室，爬上他們的眼皮蓋的時候，才不約而同地呆呆地坐了起身。這時他們才曉得，自己又多活一天了。

他們的生活是這樣簡單的，所以煩惱永遠不

會逗留在他們的心中。無論在那里都可以睡覺，睡了起身也不必洗臉，在人們以為必要的東西在他們都不需要的。他們每天——他們一輩子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吃點東西。可是在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才有得吃呢？這層他們又是不去打算的。

這樣，他們不自覺的時光中。竟繼續了三四十年的生命。

“喂！我們想個法子吧！我看誰吃得太飽都是不好的，不如我們把一天得來的東西平分着吃，你高興麼？”阿冬有一次這樣提議了，那時他那右眼下面的毒瘡已經差不多侵入右眼裏面。右眼的眼尾成天膠着比以前更黃更臭的毒膿，差不多要睜不開了。

“好的，你說的很對。”

以後他們就這樣實行起來。第一天，毛松得到一碗發着濃厚的綠霉的鹹白菜，恰巧阿冬得到一大包生水的冷飯，用報紙包了回來，他們很快樂地

吃着，慶賀他們目前的計劃的成功。

一個月過後，他們每天吃了飯以後都要從城外那條小河裏盛點水回來當茶喝的，現在是乾枯了。那些帶着黃泥的濁水都似乎沁進了地裏去了，贖下的只是些乾到龜裂的黃泥塊。

“怎麼辦呢？現在真連溝子裏的髒水都沒有了呀！”毛松笑着說：長長的眉毛蓋在緊閉的眸子上面，實在令人容易誤會他在哭。

“喝水倒不要緊，今早我喝過一點冷茶哩！不過你看我們的房子裏多熱呀，一進去熱氣就像小毒蛇一樣，朝鼻孔和嘴裏穿進去！這樣，你去找點水回來灑灑，好不好呢？”

“到甚麼地方去找？”毛松用沙聲反問着他。

真的，廣州現在似乎要鬧旱災了。像這樣五六月的天氣，竟一連兩個月沒有下雨，是真少有的。每家的井都乾枯了，所有的花草都被熱氣逼得垂下頭來，田間的禾和油綠的菜都焦黃了，每一個魚

塘和小溪都翻出了底來，——但是這都不過苦了窮家，他們要每天拿許多錢去泡水館買水來吃，如果裝了自來水的那是不受甚麼影響的。

毛松和阿冬因為沒有盛水的東西，所以除了每天自己跑到長堤喝幾口水以外，阿冬的灑房間的計劃却不能成功。有一次毛松在一個工廠的門口拾得了一個爛木桶，他和阿冬兩個用盡方法把牠修補了半天，結果是在珠江盛滿了水還不曾走到一德路便一滴都沒有了。

因為他們的房間熱得他們不能容身了，所以每天吃了晚飯以後便跑了出來，一直到三更天才回去。白天他們是跑着窄小的街道，一戶一戶地依着次序去求乞的。晚上不能這樣，只好在馬路上跟在人的背後，用最可憐的句語懇求那善心的賜與。

那天，在晚上十一點以後，馬路上的行人漸漸和燈光一齊減少了，商店的門也陸續關了起來。毛松在吉祥路口躡着阿冬，他們並着肩在微弱的

街燈下面頹敗地走着，像兩個魔鬼一樣。

“怎樣呢 你今晚的運氣。”毛松用一種從被敲着的枯木發出來一樣的聲音問着他的伴侶。

“我得了五個銅板和一個皮包，”

“甚麼？你說一個皮包？”他驚訝起來了。

“小聲點！”

“從甚麼人身上拿到手的呢？”

“放你的屁，等一會再告訴你不可以麼？”

毛松笑出來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在他的喉嚨發出來。

“你呢 還好吧？”阿冬閉上了右眼，用其餘的一個眼睛望着毛松說着。

“壞透了！一個銅板都沒有呢。喂，老王，先把那五個銅板買兩根油條吃吃吧！我的鼻子許多沒有聞過那種油的味道了。”

“但是，那五個銅板，我拿來給了別人了。”

“給了人？哈哈！”他完全不相信他的話地說

着，“也許給了你自己的口袋吧，你不會忘記了你
自己正是跟人乞錢的呀！”

“我一點都不會說謊，她是一個可憐的婦人！”

“婦人”這種字樣在毛松的心裏並不能引起怎樣特異的感覺，他以前在一個工廠裏作工，就聽見過有一個工人爲了一個婦人而下獄的故事。他不覺得婦人的可愛，也不覺得婦人的可憎，他沒有接觸過婦人的任何一部份，甚至沒有說過一句話；他完全不懂得婦人是甚麼東西，雖然他會分辨得出婦人同男子。

第二天，阿冬把他帶到那個可憐的婦人那里了。他看見她睡在一個廟宇的大門外面，在門旁邊有一個瞎了眼睛的孩子。她的青黃的無血的臉，她的深陷的混沌的眼睛，她的乾癟無肉的手，都深深地引起了毛松的同情。他們去到那里的時候，那瞎眼孩子正在她身上爬來爬去。她似乎也知道了有人來了，忙把那孩子推開，用手將那件破爛的上衣

把自己身體蓋好，因為她的褲子爛了，有好幾處露出肉來。她向他們說：她病得很厲害，有三四天沒有吃東西了。今早才得那幾個銅板買點芋頭吃。末了，她說她很多謝阿冬。以後她就沒有出聲了，只用一種最淒涼的眼光望着他們。他們臨走的時候，那瞎孩子哭得很厲害，毛松從袋裏掏了一個銅板給他。

晚上，毛松還咬定阿冬是犯了罪，阿冬却用全力辯明那個皮包是拾得來的。最後，阿冬負氣地說了：

“好，你不相信，就算是偷來的吧！難道你能夠把我交進警察局，讓你去領賞麼？”

“自然，我沒有那麼傻呀！”

後來，他們在討論那意外獲得的兩塊錢的用途了。這個問題使他們費了很多的思索。

“怎樣呢？還是買一個水桶吧？”阿冬說，

‘買來幹甚麼？水桶有甚麼大用？’

“甚麼東西是有大用的呢？”

真的，要找一件對於他們的生活有大用——那就是最需要的東西，真是非常困難的。也許原因是他們需要的東西太多了。縱使他們可以不要鞋子和襪子，但是衣褲不能不要了；縱使他們不要一個醫生，但是治瘡藥膏不能不要了；縱使他們不要一個水桶，但是火爐不能不要了。此外，米呢，柴呢……他們不能輕易決定這千載難逢的兩塊錢的命運，他們曉得，一生中只有一次罷了！

可是第二天晚上 阿冬很不好意思地對毛松說，他給了兩毛錢給那個病了的婦人了。這件事令毛松很不滿意。

他恨恨地說，“好！現在我們只有一元八毛錢了！買甚麼呢？”

阿冬沒有出聲。

五天後的一個黃昏，東北角的天上陡然騰起一大塊烏雲。經過一陣狂風把那塊烏雲趕到天的

中央之後 跟着下了幾點令人很快意的微雨。不久就晴了。

阿冬那天回去比較平時遲一點，他的腳剛踏到碎瓦上面，毛松的頭已經從裏面伸出來，

“松哥，好涼快呵！”他很高興地嚷着。

“不錯呀，幸虧我們沒有買水桶呢。”

“呵，謝天謝地，不止我們舒服得多，連她也好了一點呢！”

“那個？”

“那病了的婦人！”

“你很掛念她的麼？”

“我老實告訴你吧，老毛！我叫她吃了兩劑藥了！那朱醫生還算好，只要兩毛錢看一回病，買藥材也幸虧得了他的吩咐，只要一半錢。可是你不要發惱呵，我告訴你，我們現在只有八毛錢了！那是——”

“得了！”毛松打斷他的話。你現在告訴我吧，

那女人叫甚麼名字的？”

“她叫徐二娘，她本來有一個丈夫——”

“不管她怎樣了！你現在打算怎樣呢？我猜她一定應承了你。你現在想起娶老婆了，是不是？”毛松粗暴地用等於怒罵的聲音說。

阿冬坐在黑暗的角落裏，淡淡地答着：“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好呀！我聽見過人可憐乞兒，就沒有乞兒去可憐人家的！不錯呢，那些錢是你的，我怎好說話。我怕你爲她瘋了呵！”毛松急得要發狂了。他同阿冬做伴侶以來，從沒有這樣暴怒過的。

“她病得將要死了！沒得東西吃，她連站起身都不能夠呢！那小瞎子也怪可憐的！哭得聲喉都啞了！”

“但是我們哭啞了聲喉 也沒有人拋一個銅板在地下呵！好便宜的錢！”

阿冬沒有出聲。

他們分開吃了。毛松有時還賭氣不回來睡覺。阿冬乞得的食物都餵在小瞎子和徐二娘的嘴裏。她每次用懷疑的眼睛望着他，他總是笑着說：“你吃吧，我吃飽了哩！”有時她不能吃那發臭的東西，他還要用錢去買點新鮮的芋頭或者杏仁餅給她。但是她的病一天比一天壞了，她的神色每天都有點變異。有時只在喘着氣，連話都說不出來。他的錢用完了，他的心一天急過一天。

過了一個禮拜。

阿冬的瘡也漸漸疼起來了。稀薄的液體流了滿臉，離一丈以外都聞得着那令人作嘔的奇臭。起初他還忍着痛，後來再也忍不住了，整個夜晚都在呻吟着。

最愛說，“幾時才洞房呀”的毛松也不出聲了。他用憐惜的眼光望着他的朋友，忍不住地嘆氣。

有一天，毛松乞得了一大包冷飯，心滿意足地

走了回來。他的朋友却躲在屋裏垂淚。

“老王，淒涼甚麼呢？這里有飯，來吃吧！”

“老毛！徐二娘死了哩！”他說着，他的眼淚更流得多了。

阿多那天沒有吃飯，把那僅有的四個銅板買了一對小蠟燭，插在那靜默着的徐二娘的身旁。小瞎子還不住地在那冷了的屍身上面爬着。他回去又大哭了一頓，

徐二娘死了之後，他們仍然很無掛慮地生活着，仍然是無限的生命的伴侶中那很好的一對。不過令他們覺得不安的就是那雨水太多了。

有一個很大風的晚上，黑暗中只聽得呼呼地嚷着，像一個巨大的魔鬼正在廣州頂頭的怒吼。大概還沒有到二更的光景，大雨也降下來了，嘩啦嘩啦地似乎要摧毀了整個廣州一樣。

半夜裏，發狂的風雨仍然繼續着。那最僻靜的瓦缸街突然發出了一個巨大的聲響：格隆——普

拉，普拉，格隆，格隆！……

第二天，才有人發現了毛松和阿冬住的房屋倒塌了。當他們的和平被擾亂了的時候，全街的人都在毛松和阿冬的屍身旁邊站着。

“我看由我們湊點錢 請幾個和尚來超度他們的冤魂吧！”一個中年漢子這樣說。

“呵，真好笑！乞兒也有鬼魂的麼？”一個女人這樣答。

於是這兩個沒有靈魂的屍身，就由善堂派人給了一具薄木棺材來裝殮了去。

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於上海。